

T 5236.07/4432

51

文翰類選大成

七
三

文翰類選大成卷第百三十一議目錄

漢

谷子雲一篇 侯應 一篇 蕭長倩一篇

唐

魏元成 二篇 顏籀 一篇 孔穎達 一篇 高達夫 一篇

崔祐甫 一篇 崔融 一篇 柳子厚 二篇 韓退之 三篇

獨狐至之 一篇 高參 一篇 權載之 三篇 劉秩 一篇

宋

蘇子瞻 一篇 曾子固 一篇 張文潛 一篇

元

郝伯常 一篇 陳祐 一篇 虞伯生 二篇 柳道傳 一篇

張敷言 一篇 劉時甲 一篇

哈佛大學哈佛燕京圖書館珍藏印

國朝

楊士奇一篇

文翰類選大成卷第一百三十一議目錄

文翰類選大成卷第一百三十一

左長史上海李伯璵編

紀善慈谿馮厚校正

議類

漢

受伊邪莫演降議

谷子雲

漢興匈奴數為邊害故設金爵之賞以待降者今單于詘體稱臣列為北藩遣使朝賀無有二心漢家接之宜異於往時今既享單于聘貢之質而更受其逋逃之臣是貪一夫之得而失一國之心擁有罪之臣而絕慕義之君也假令單于初立欲委身中國未知利害私使伊邪莫演詐降以卜吉凶受之虧德沮善令單于自疏不親邊吏或者設為反間欲因而

生隙受之適合其策使得歸曲而直責此誠邊竟安危之原
師旅動靜之首不可不詳也不如勿受以昭日月之信抑詐
諛之謀懷附親之心便

罷邊備議

侯應

周秦以來匈奴暴桀寇侵邊境漢興尤被其害臣聞北邊塞
至遼東外有陰山東西千餘里草木茂盛多禽獸木冒頓單
于依阻其中治作弓矢來出爲寇是其苑囿也至孝武世出
師征伐斥奪此地攘之於幕北建塞侯起亭隧築外城設屯
戍以守之然後邊境得用少安幕北地平少草木多大沙匈
奴來寇少所蔽隱從塞以南徑深山谷往來差難邊長老言
匈奴失陰山之後過之未嘗不哭也如罷備塞戍卒示夷狄之
大利不可一也今聖德廣被天覆匈奴匈奴得蒙全活之恩

稽首來臣夫夷狄之情困則卑順彊則驕逆天性然也前以
罷外城省亭隧令裁足以候望通塗炎火而已古者安不忘危
不可復罷二也中國有禮義之教刑法之誅愚民猶尚犯禁
又况單于能必其衆不犯約哉三也自中國尚建關梁以制
諸侯所以絕臣下之覬欲也設塞徼置屯戍非獨爲匈奴而
已亦爲諸屬國降民本故匈奴之人恐其思舊逃亡四也近
西羌保塞與漢人交通吏民貪利侵盜其畜產妻子以此怨
恨起而背畔世世不絕今罷棄塞則生嫚易分爭之漸五也
往者從軍多沒不還者子孫貧困一旦亡出從其親戚六也
又邊人奴婢愁苦欲亡者多日聞匈奴中樂無奈候望急何
然時有亡出塞者七也盜賊桀黠群輩犯法如其窮迫亡走北
出則不可制八也起塞以來百有餘年非皆以土垣也或因

山巖石木柴。僵落谿谷水門稍稍平之。卒徒築治。功費久遠。不可勝計。臣竊心議者。不深慮其終始。欲以壹切省絲戍十年之外。百歲之內。卒有他變。障塞破壞。亭隧滅絕。當更發屯繕治。累世之功。不可卒復。九也。如罷戍。卒省候望。單于自以保塞守御。必深德漢。請求無已。小失其意。則不可測。開夷狄之隙。虧中國之固。十也。非所以求持至安。威制百蠻之長策也。

入粟贖罪議

蕭長倩

昭聖之左馮昭尚書事

民函陰陽之氣。有仁義欲利之心。在教化之所助。堯在上。不能去民欲利之心。而能令其欲利不勝其好義也。雖桀在上。不能去民好義之心。而能令其好義不勝其欲利也。故堯桀之分。在於義利而已。道民不可不慎也。今欲令民量粟以贖罪。如此。則富者得生。貧者獨死。是貧富宜刑而法不壹也。人

情。貧者父兄囚執。聞出財得以生活。亡之患。敗亂之行。以赴財利。求救親。如此。伯夷之行。壞公綽之名。滅政教。不能復古者。臧於民不足。則取有餘。此鰥寡上惠下也。又曰。用我公田。遂西邊之役。民失作業。雖戶賦口斂。以姓莫以為非。以死救生。恐未可也。陞堯舜亡以加也。今議開利路。以傷

人子弟者。將不顧死。一人得生。十人已喪。且顧雖有周召之佐。恐與詩曰。爰及矜人。哀我私。下急上也。今有。其困乏。古之通義。百布德施教。教化既成。成之化。臣竊痛之。

象古建侯未可議

魏元成

議曰。臣聞三代之利。建藩屏。保乂皇。將天王室。故楚國不恭。齊桓有邵陵之。即諸呂稱難。朱虛奮昆

軍之謀九鼎絕而復安諸侯傲而還開比夫秦之孤立子弟
爲匹夫魏氏虛名藩捍若因固豈可同年而語哉至於同憂
共樂之談百不一存始蒙聖帝敷至仁以流玄澤沐春風而
霑夏雨一朝棄之爲諸侯之隸衆心未定或致逃亡其不可
一也既立諸侯當建社廟禮樂文物儀衛左右頓闕則理必
不安祖修則事在永暇其未可二也大夫卿士咸資祿俸薄
賦則官府困窮厚斂則人不堪命其未可三也王畿千里征
稅不多至於貢賦所資在於侯甸之外今並分爲國邑京師
府藏必虛諸侯朝宗無所取給其未可四也今燕秦趙代俱
帶蕃夷黠羌旅拒匈奴未滅追兵內地遠赴邊庭不堪其勞
將有他變難安易動悔或不追其未可五也原夫聖人舉事
貴在相時或未可理真於通變敵惟獨楚之議惟明王擇焉

謹議

明堂議

明堂之作其所由來遠矣爰自軒唐逮乎秦漢有損有益或
異或同記述參差莫能詳究今稽諸古訓參以舊圖其上圓
下方複廟重屋百慮一致異軫同歸以當塗膺錄未遑斯理
典午幸興無所取則裴頠以諸儒持以異端逢螽起是非好牙
靡所適從遂乃以人廢言止爲一殿出小齊即仍其舊梁陳遵
而不改雖嚴配有所祭享不貴求之由則道實采弘夫孝因
心生禮緣情立心不可極故備物以表其誠情無以盡故飾
宮以廣其敬宣尼美意其在茲乎臣竊親奉德音令參大議
思竭塵露微增山海凡聖人有作義者隨時萬物斯觀事資
通變若據蔡邕之說則至理失於文敏若依裴頠所爲則又

傷於質略求之情理未允厥中今之所
室重屋上圓下方既體有則象又事
居上堂為祭天之所人神不雜禮亦
几筵尺寸之制則並隨時立法因事
古廓千載之疑議為百王之懿範不
之法汶水之上獨稱漢武之圖則通
經始成之不日

嫂叔舅服議 顏籀名師古書監

議曰原夫服紀之制異統同歸或本
終迢遠敦風勵俗輕重各順其適名
承象之明訓其易寧戚聖達之遺指
降絲綉俾華遺謬歷代之所不寤儒
於於是未詳超然玄覽

獨照深致竊以舊館脫驂尚云出涕鄰里有殯且輟巷歌况
乎昆弟之妻嚴親是奉夫之昆弟貨業本同遂乃均諸百姓
絕於五服當其喪沒闔門緇素已獨晏然玄黃莫比靜言致
理殊匪弘通無益關防寔開淪薄相為制服孰謂非宜在昔
子思宣尼之胄為位哭嫂事著禮文哭既施位明其慘怛苟
避凶服豈曰稱情又外氏之親俱緣於母母舅一列等屬齊
尊姨既小功舅乃總服曲生異義茲亦未安秦康孝思見舅
如母語其崇重寧非密戚三月輕服靡副本心愚請為昆
弟之妻服當五月夫之昆弟咸亦如之為舅小功同於姨服
則親疏中節名數有倫惟薄之制更嚴內外之序增睦至如
舅姑為婦其服太輕冢婦止於大功衆婦小功而已但著代
之重事義特隆饋奠之重誠愛兼極略其恩禮有虧慈惠猶

子之婦並服大功。已子之妻翻其減降。又是厚薄垂衷義理相刑以類而言。未為允協。今請家婦舂。衆婦大功。既表授室之親。又答執笄之養。叔仲之後。諸婦齊同。則周洽平均。更無窒礙矣。謹議。

明堂議

孔穎達

臣伏尋前勅依禮部尚書劉伯莊等議。以為從崑崙道上層祭天。又尋後勅云為左右閣道登樓設祭。臣檢六藝羣書百家諸史。皆未聞臺觀重樓之上。而有堂名。孝經云宗祀文王於明堂。不云明樓。明觀其宜一也。又明堂法天聖王示儉。或有翦蒿為柱。葺茅作蓋。雖復古今興制不可恒然。猶依大典徵於朴素。是以庶惟藁雜。器上陶匏。用爾粟以貴誠。服大裘以訓儉。今若飛樓架迥綺閣。凌雲考古之文。實堪疑慮。按郊

祀志。漢武堂之制。四面無壁。上覆以茅。祀五帝於上。坐祀后土於下。防。臣以上座。正謂臺上。下防。惟是臺下。即云無四壁。未審伯莊如何。上層祭神。下有五室。且漢武所為。多用方士之說。違經背正。不可師祖。又盧寬等議云。上層祭天。下堂布政。欲使人神位別。事不相干。臣以古者敬重大事。與接神相似。以朝覲祭禮。皆在廟堂。豈有樓上祭祖。樓下視朝。閣道昇樓路便窄隘。乘輦相儀。接神不敬。步往則勞曳。聖躬侍衛在傍。百司供奉。求之典誥。全無此理。臣非敢固執愚見。以求已長。伏以國之大典。不可不慎。乞以臣言。下羣臣詳議。

後漢賊臣董卓廟議

高遠夫

昔漢祚凌夷。桓靈棄德。宦官用事。國步多艱。宗社有綴旒之危。宰臣非補衮之具。董卓地兼形勝。手握兵鈐。顛而不扶。禍

則先唱興晉陽之甲。君側未除。入洛陽之宮。臣即如掃。至乃發掘園寢。逼辱妃嬪。太后之崩。豈稱天命。弘農之廢。孰謂人心。敢諷朝廷。以自尊貴。具大肆剝。虜以極誅。求焚燒都邑。馳突放橫。衣冠凍餒。倚死牆壁之間。兆庶困窮。生塗草莽之上。於是天地憤怒。鬼神號哭。而山東義旗攘袂。爭起連州。跨郡皆以誅卓為名。故兵挫於孫堅。氣奪於袁紹。僭擬輿服。黨助奸邪。驅蹙東人。脅帝西幸。淫刑以逞。有湯鑊之甚。要之糜爛剝剔。異端乃為漢鼎。斯可移郿塢之盛。殊不知禍盈惡稔。未或不亡。故神質允誠。天假布手。母妻屠戮。種族無留。懸首燃臍。遺臭萬代。骨肉灰燼。不其快哉。今狄道之人。不慙卓之不臣。而務其為鬼。苟斯鬼足尚。則漢莽可得而神。晉敦可得而廟。桓玄父子。可享於江鄉。故朱弟兄。可祠於朔上。嗟乎。仁賢之鬼。亦實

於丘陵。義烈之魂。沉埋於泉壤。何馨香之氣。而用於暴虐之鬼哉。適竊奉吹噓。庇身戎幕。每承餘論。飽識公忠之言。不遠下風。盡知仁義之本。昨忝高會。敬受德音。今具賊臣之事。悉以條上。謹按尚書。王者望秩天地之神祇。諸侯祭境內之山川。亂臣不言。淫祀無取。則董卓之廟。義當焚毀。

貓鼠議

崔祐甫

臣聞天生萬物。剛柔有性。聖人因之。垂範作則。禮記郊特牲篇曰。迎貓為其食田鼠也。然則貓之食鼠。載在禮經。以其除害利人。雖微必錄。今此貓對鼠不食。仁則仁矣。無乃失於性乎。鼠之為物。晝伏夜動。詩人賦之曰。相鼠有體。人而無禮。又曰。碩鼠無食。我黍其序。曰。貪而畏人。若大鼠也。臣旋觀之。雖云動物。異於麋鹿麋兔。彼皆以時殺獲。為國之用。此鼠有害。

亦何愛而由全之。貓受人養育，職既不修，亦何異於法吏不勤觸邪，彊吏不勤扞敵。又按禮部式具列三瑞，無貓不食鼠之目，以茲稱慶。臣所未詳，伏以國家化治洽平，天符荐至，紛綸雜沓，史不絕書。今茲貓鼠不可濫廁，若以劉向五行傳論之，恐須申命憲司，察聽貪吏，誠諸邊候，無失徼巡。貓能致功，鼠不爲害，臣忝禪近職，司聰明，不揆狂愚，輒獻公議，謹議。

斷屠議

崔融

議曰：春生秋殺，天之常道。冬狩夏苗，國之大事。材祭獸獮，祭魚自然之理也。一乾豆，二賓客，不易之義也。上自天子，下至庶人，莫不揮其鑿刀，烹之鶴鼎，所以充庖厨，故能幽明感通。人祇輶陸，萬玉千帝，殊塗同歸。今若禁屠宰，斷弋獵，三驅莫行，一切不許，便恐違聖人之達訓，紊明王之善經，一不可也。

且如江南諸州，乃以魚爲命。河西諸國，以肉爲齋。一朝禁止，倍生勞弊。富者未革，貧者難堪。二不可也。加有貧賤之流，到割爲事，家業儻失性命，不全雖復日戮一人，終慮未能惣絕。但益恐赫，唯長奸欺，外有斷屠之名，內誠鼓刀者衆，勢利依倚，請託紛紛，三不可也。雖好生惡殺，是人之小心，而考古會今，非國之大體。但使順月令，奉天經，造次合禮儀，從容中刑典，自然人得其性，物遂其生，何必改革。方爲盡善之言，伏惟聖主詳擇，謹議。

晉文公守原議

柳子厚

晉文公既受原於王，難其守。問寺人穀鞮以異趙衰，余謂守原政之大者也。所以承天子，樹霸功，致命諸侯，不宜謀及媒，近以忝王命。而晉君擇大任，不公議於朝，而私議於宮，不博

謀於卿相而獨謀於寺人。雖或衰之賢足以守國之政。不為敗而賊賢失政之端。由是滋矣。况當其時。不乏謀議之臣乎。狐偃為謀臣。先軫將中軍。晉君䟽而不咨。外而不求。乃卒定於內。豎其可以為法乎。且晉君將襲齊相之業。以翼天子。乃大志也。然而齊相任管仲以興。進豎刁以敗。則獲原啓疆。適其始政。所以觀視諸侯也。而乃背其所以興。跡其所以敗。然而能勸諸侯者。以上則大。以力則疆。以義則天子之冊也。誠畏之矣。烏能得其心服哉。其後景監得以相衛。鞅弘石得以殺望之。誤之者。晉文公也。嗚呼。得賢臣以守大邑。則問非失舉也。蓋失問也。然猶羞當時。陷後代。若此。况於問與舉。又兩失者。其何以救之哉。余故著晉君之罪。以附春秋許世子止趙盾之義。

駁復讎議

臣伏見天后時。有同州下邳人徐元慶者。父爽為縣尉。趙師韞所殺。卒能手刃父讎。束身歸罪。當時諫臣陳子昂建議。誅之。而旌其閭。且請編之於令。永為國典。臣竊獨過之。臣聞禮之大本。以防亂也。若曰無為賊虐。凡為子者。殺無赦。刑之大本。亦以防亂也。若曰無為賊虐。凡為治者。殺無赦。其本則合。其用則異。旌與誅。莫得而並焉。誅其可旌。茲謂濫黜刑甚矣。旌其可誅。茲謂僭壞禮甚矣。果以是示于天下。傳于後代。趨義者不知所向。違害者不知所立。以是為典。可乎。蓋聖人之制。窮理以定賞罰。本情以正褒貶。統於一而已矣。嚮使刺讎。其誠偽。考正其曲直。原始而求其端。則刑禮之用。判然離矣。何者。若元慶之父。不陷於公罪。師韞之誅。獨以其私怨。奮其

吏氣虐于非辜州牧不知罪刑官不知問上下蒙冒額號不聞而元慶能以戴天爲大耻枕戈爲得禮處心積慮以衝讎人之骨介然自克即死無憾是守禮而行義也執事者宜有慙色將謝之不暇而又何誅焉其或元慶之父不免於罪師韞之誅不愆於法是非死於吏也是死於法也法其可讎乎讎天子之法而戕奉公之吏是悖驚而凌上也執而誅之以正邦典而又何旌焉且其議曰人必有子子必有親親相讎其亂誰救是惑於禮也甚矣禮之所謂讎者蓋以冤抑沉痛而號無告也非謂抵罪觸法陷于大戮而曰彼殺之我乃殺之不議曲直暴寡脅弱而已其非經背聖不亦甚哉周禮調人掌司萬人之讎凡殺人而義者令勿讎讎之則死有反殺者邦國交讎之又安得親親相讎也春秋公羊傳曰父不受誅子復讎可也父受誅子復讎此推刃之道復讎不除害今若取此以斷兩下相殺則合於禮矣且夫不忘讎孝也不受死義也慶能不越於禮服孝死義是必達理而聞道者也夫達理聞道之人豈其以王法爲敵讎者哉議者反以爲戮黷刑壞禮其不可以爲典明矣請下臣議附于今有斷斯獄者不冝以前議從事謹議

禘祫議

韓退之

伏以陛下追孝祖宗肅敬祀事凡在擬議不敢自專幸求厥中延訪羣卜然而禮文繁漫所執各殊自建中之初迄至今歲屢經禘祫未合適從臣生遭聖明涵泳恩澤雖賤不及議而志切效忠今輒先舉衆議之非然後申明其說一曰獻諫廟主宜永藏之夾室臣以爲不可夫祫者合也毀廟之主皆

當合食於太祖獻懿二祖即毀廟主也。今雖藏於夾室。至禘
祫之時。豈得不食於太廟乎。名曰合祭。而二祖不得祭。為不
可謂之合矣。二曰獻懿廟主宜毀之。瘞之。臣又以為不可。謹
按禮記天子立七廟。一壇一墀。其毀廟之主。皆藏於祧廟。雖
百代不毀。祫則陳於太廟。而饗焉。自魏晉已降。始有毀瘞之
議。事非經據。竟不可施行。今國家德厚流光。創立九廟。以周
制推之。獻懿二祖猶在壇墀之位。況於毀瘞而不禘祫乎。三
曰獻懿廟主宜各遷於其陵所。臣又以為不可。二祖之祭於
京師。列於太廟也。二百年矣。今一朝遷之。豈惟人聽疑惑。抑
恐二祖之靈眷顧。依遲不即。饗於下國也。四曰獻懿廟主宜
附於典聖廟。而不禘祫。臣又以為不可。傳曰。祭如在。景皇帝
雖太廟。其於屬乃獻懿之子孫也。今欲正其子東向之位。廢

其父之大祭。固不可為典矣。五曰獻懿二祖宜別立廟於京
師。臣又以為不可。夫禮有所降。情有有所殺。是故去廟為祧。去
祧為壇。去壇為墀。去墀為鬼。漸而之遠。其祭益稀。昔者魯立
煬宮。春秋非之。以為不當取已毀之廟。既藏之主。而復築宮
以祭。今之所議。與此正同。又雖違禮立廟。至於禘祫也。合食
則禘無其所廢祭。則於義不通。此五說者。皆所不可。故臣博采
前聞。求其折中。以為殷祖玄王。周祖后稷。太祖之上。皆自為
帝。又其代數已遠。不復祭之。故太祖得正東向之位。子孫從
昭穆之列。禮所稱者。豈以紀一時之宜。非傳於後代之法也。
傳曰。子雖齊聖。不先父食。蓋言子為父屈也。景皇帝雖太祖
也。其於獻懿。則子孫也。當禘祫之時。獻祖宜居東向之位。景
皇帝宜從昭穆之列。祖以孫尊。孫以祖屈。求之神道。豈遠人

情又常祭甚衆。合祭甚寡。則是太祖所屈之祭。至少所伸之祭。至多。比於仲孫之尊。廢祖之祭。不亦順乎。事異殷周禮。從而變。非所失禮也。臣伏以制禮作樂者。天子之職也。陛下以臣議有可采。粗合天心。斷而行之。是則爲禮。如以爲猶或可疑。乞召臣對面陳得失。庶有發明。謹議。

范蠡招大天文種議

范蠡既辭越到齊。乃移書文種。亦令亡去。以逃其長頸之難。遂使種假疾不朝。竟承賜劍之詔。悲夫。爲人謀而不忠者。范蠡其近之矣。天君存與存。君亡與亡。備三才之道。未有不顯。然而自知矣。勾踐奮鳥棲之勢。申鼠竄之息。竟能焚姑蘇。虜夫差。方行淮泗之士。以受東諸侯之盟者。范蠡文種有其力也。既有其力。則宜閉雷霆。滅風雲。截斷二江。叱開四方。高提

霸王之器。大弘夏禹之烈。使天下徘徊。知越有人矣。柰何反未及國。則背君而去。既行之於身。又移之於人。人臣之節。合如是耶。且臣之於君。其道在於全大義。弘休烈。生死之際。又何足道哉。况君者天也。天可逃乎。君以長頸之狀。難以同樂。則舉吳之後。還越之日。汎輕身遊五湖者。豈惟范子乎。靜而言之。則知范子有匡君之智。而無事君之義。明矣。其所以移文種之書。亦猶投勾踐之劍也。勾踐何過哉。予所謂爲人謀而不忠者。其在於此也。

改葬服議

經曰。改葬。總春秋穀梁傳亦曰。改葬之禮。總舉下緬也。此皆謂子之於父母。其他則皆無服。何以識其必然。經次五等之服。小功之下。然後著改葬之制。更無輕重之差。以此知惟記

其最親者其他無服則不記也若主人當服斬衰其餘親各服其服則經亦言之不當惟云緦也傳稱舉下緦者緦猶遠也下謂服之最輕者也以其遠故其服輕也江熙曰禮天子諸侯易服而葬以爲交於神明者不可以純凶况其緦者乎是故改葬之禮其服惟輕以此而言則亦明矣衛司徒文子改葬其叔父問服於子思子思曰禮父母改葬緦既葬而除之不忍無服送至親也非父母無服無服則吊服而加麻此又其著者也文子又曰喪服既除然後乃葬者則其服何服子思曰三年之喪未葬服不變除何有焉然則改葬與未葬者有異矣古者諸侯五月而葬大夫三月而葬士踰月無故未有過時而不葬者也過時而不葬謂之不能葬春秋譏之若有故而未葬雖出三年子之服不變此孝子之所以著其情先

王之所以必其時之道也雖有其文未有著其人者以是知其至少也改葬者為山崩水涌毀其墓及葬而禮不備者若文王之葬王季以水鬻其墓魯隱公之葬惠公以有宋師太子少葬故有闕之類是也喪事有進而無退有易以輕服無加以重服殯於堂則謂之殯瘞於野則謂之葬近代已來事與古異或游或仕在千百里之外或子幼妻稚而不能自選甚者拘以陰陽畏忌遂葬於其土及其反葬也遠者或至數十年近者亦出三年其吉服而從於事也以矣又安可取未葬不變服之例而反爲之重服歟在喪當葬猶宜易以輕服况既遠而反純凶以葬乎若果重服是所謂未可除而除不當重而更重也或曰喪與其易也寧戚雖重服不亦可乎曰不然易之與戚則易固不如戚矣雖然未若合禮之爲懿也儉之與奢則儉

固愈於奢矣。雖然未若合禮之爲懿也。過猶不及其此類之謂乎。或曰。經稱改葬總而不著其月數。則以三月而後除也。子思之對文子。則曰既葬而除之。今宜如何。曰。自啓殯至于既葬。而三月則除之。未三月則服以終三月也。曰。妻爲夫何如。曰。如子。無弔服而加麻。則何如。曰。今之吊服。猶古之弔服也。

唐御史中丞盧奕謚議

獨孤至之

盧奕剛毅而忠直方而清。勵精吏事。所居可紀。天寶十四載。洛陽覆沒。于時東都人士狼狽鹿駭。猛虎磨牙而爭其肉。居位者皆欲保性命而完妻子。或先策高足爭脫。弄轂或不耻苟活。甘飲盜泉。奕獨正身守位。蹈義不去。以死全節。誓不辱勢。窘力屈以朝服就執。獨慷慨數賊梟獍之罪。觀者股慄。奕不變其色。西向而辭。然後受害。雖古烈士方之者鮮矣。或曰。

洛陽之存亡。操兵者實任其咎。非執法吏所能抗師敗奔去之。可也。委身寇讎。以死誰對。其以爲不然。勇者禦而忠者守。必社稷是衛。則死生以之。危而去之。是智免也。於忠何有。蓋身也。彼四人者。死之日。皆於事無補。夫豈愛死而賈禍。其官而水死守位而忘軀也。伯姬待保姆而火死。先禮也。爲死輕於義。故蹈義而捐生。古人書之。使事君者勸然。則祿山之亂。大於里石。孔惺廉察之任。切於玄冥之官。分命所繫。不啻保姆。逆黨兵威。烈於水火于斯時也。能與執干戈者同其勳。力挽之。不來推之。不去豈不以師可虜。免不可苟身。可殺節不可奪。故全其特操于白刃之下。孰與懷安偷生者。同其風哉。謹按謚法。圖國忘死曰貞。秉德導業曰烈。奕執

憲戎馬之間志藩王室可謂圖國矣國危不能拯而繼之以死可謂忘死矣歷官十一任言必正事必果而清節不撓去之若始至可謂秉德矣先黃門以直道佐時奕嗣之以忠純可謂遺業矣請謚曰貞烈謹議

漢高祖偽遊雲夢議

高參

或曰漢高帝偽遊雲夢以擒韓信果哉其智足稱也予以爲漢祖不思弘遠之規而務一時之計於是乎失政刑矣夫聖人貴正不貴幸與律不與臧昔者明王五載一巡狩令諸侯各朝于方岳大明黜陟故無德者削地有功者進律漢氏君臨萬國示人以偷偽遊之名不可以訓且當此之時韓信夫有逆節一朝繫信而生諸侯之疑天下皆疑則所利者所失者多矣昔崇伯之方命圯族共工之辭言庸違帝

則哲之明而未有去者蓋以其行偽象恭且有四岳之舉故也向使堯惡四凶之行拒四岳之舉不待試用加之誅放天下必以爲戮不幸矣夫刑一人使天下知其罪則服賞一人使天下知其賢則勸若賞而不勸刑而不服則堯所不爲也漢祖不能斟酌古典卒用陳平之言執信而歸于京師一二年間韓王信反馬邑趙相貫高謀栢人陳稀反代地彭越黥布盧縮之徒悉以叛換豈非服勸用刑之失歟傳曰君人執信臣人執忠古之盟主耻襲侵之事况光有天下者乎於戲悠悠千載變詐萌生使天子不復言巡狩諸侯不敢議朝覲大者自嫌強盛小者懼於囚執是恩信不流于下而忠孝不達於上王者之澤屢以陵遲自雲夢始矣

酷吏傳議

權載之

詩美仲山甫曰剛亦不吐柔亦不茹故體備健順是謂全德不然則直已循性能秉一方事舉於中皆理道也得柔之道者為循吏失剛之理者為酷吏司馬氏修史記始作二傳以誠世爾而後以郅都為酷吏傳首愚有感焉都之為中即將上欲搏野彘活賈姬從容奏議引宗廟太后之重其為濟南守誅豪猾首惡道不拾遺其為中尉宗室貴臣斂手自為鴈門守匈奴不敢近邊至為偶人像之騎射莫能中然其勇敢氣節根於公廉不發私書不受請寄具此數者為漢名臣入居命卿出總郡守堅剛忠純終始若一坐臨江之嫌當太后之怒身死漢廷首足異處有以見漢氏之不綱王澤之弛絕也蓋在史氏發而明之以旌事君以勵使臣俾百代之下有所懲勸子長既首冠酷吏班氏又因而從之善善惡惡之義

於此缺矣以夫推埋沈命無辨文巧詆之徒目為等夷雜列篇末至其述贊雖云引是非爭大體又何補焉噫洪範之沉潛大易之直方皆臣道也都雖未蹈之斯近之矣不隱忠以避死不枉道以蒞官無處父之革異申張之欲所至之邦必以稱職聞其古之剛而無雲怒而中節者歟剛似酷弱似仁在辨之不惑而已天下似是非而非失之多矣豈獨是哉開卷之際恍然有感且以司馬氏班氏皆良史也猶不能辨故斐然成文

世祖封不義侯議

先師曰惟器與名不可以假人又曰必也正名乎又曰惟則定國於戲有國者可不務乎當東漢世祖之初天命再集宜於此時貞百度正三綱纂修德教允答天意時彭寵以南陽

舊恩位列上將有舉漁陽之功饋邯鄲之忠竟以譏諷獲罪
反側怨望遂攻朱浮於薊自稱燕王其時師旅孔熾元元苦
甚時君宜以息人紓難為心則當錄念功用昭洗瑕穢次則
布之威懷革其非心必不得已則仗大順以討之出師以征
之明君君臣臣之義此三者皆不能用或用之而不能盡及
夫倉頭子密有便室之逆運其狙忍時伺卧寢遂使命懸僕戮
倉卒授首及請闕也封為不義侯愚以為伯通之叛命于密
之戕君同歸于亂罪不相敵宜各致於法昭示王度反乃爵
於五等又以不義為名且舉以不義莫可侯也而此侯漢
為不足勸矣春秋書齊豹盜三叛人名之義無乃異於是
若樂布之哭彭越孔車之葬主父使於東漢議罪罪孰甚
况四方甫定傷痍未復不誓古訓以喜怒為刑庸使天下
望風各幸其君之亂而繼侯印綬諸侯危疑之勢鼓臣下叛
後之源葉名器而汨彝訓且以憲令為戲時風浩蕩而不
復至使桓靈不道山陽脅奪本其所以自庸詎知非封不義
之效歟

昭陵議

右奉進止寢宮在山上置來多年曾經野火燒蕪摧毀略盡
其宮尋移在瑤臺寺左側今屬通年欲議修置緣舊宮本在
山上元無井泉每緣供水稍遠百姓非常勞弊今欲於見住
行宮處修造所冀久遠便人又為改移舊制恐所見未周宜
令中書門下及百僚同商量可否聞奏朝議即守尚書司勳
郎中知制誥雲騎尉賜緋魚袋臣權德輿議曰臣聞古宗廟
之制前有廟廟列昭穆後有寢寢陳衣冠自秦漢已來始因

陵立廟有寢宮便殿雖廟居陵傍而無必在山上不可在山下之定制且禮文所貴宜也稱也祀事所資敬也潔也伏以昭陵因山太宗所建宮在山上以便當時自野火延燒行宮山下亦已久矣今若伐木縮板程功就險神道貴靜或非所宜則與置陵之初事體爲異况舊制既毀新宮是修考於便地可以經久所謂宜稱也又井泉在下汲引爲易饗獻之禮是資嚴基本於明德惟馨亦在吉蠲爲饌故禮之言祭也水曰清滌言其潔清滌濯也又曰不敢用常褻味所以交於神明也因茲列井以備薦羞所謂潔而敬也凡舉事必以制度當否爲大而以人力勞逸爲細若於事爲當又無所勞不亦順昭陵愛人之心乎不亦叶陛下從宜之禮乎今列聖寢宮有在山下者矣然則致敬來格之義豈以山上山下而爲差

近耶臣愚以為但在栢城之內則不云遠陛下精誠慎重詢及庶僚徒獻所聞伏增戰越謹議

請禁私鑄錢議

劉秩

臣伏奉今月二十一日勅欲不禁鑄錢更令百僚詳議可否者夫錢之興其來尚矣將以平輕重而權本末齊桓得其術而國以霸周景失其道而人用弊考諸載籍國之興衰實繫於是陛下思變古以濟今欲反經以合道而不即改作詢之芻蕘臣雖蠢愚敢不薦其聞見古者以珠玉爲上幣黃金爲中幣錢刀爲下幣夫三弊擢之非有補於煖也捨之則非有損於飽也先王以守財物以御人事而平天下也是以命之曰衡衡者使物一高一下不得有常故與之在君奪之在君貧之在君富之在君是以人戴君如日月親君如父母用此

術也是謂人主之權今之錢即古之下幣也陛下若捨之任人則上無以御下下無以事上其不可一也六物賤則傷農錢輕則傷賈故善為國者觀物之貴賤錢之輕重大物重則錢輕錢輕由乎物多多則作法收之使少少則重重則作法布之使多多則輕輕重本必由乎是奈何而假於人其不可二也夫鑄錢不雜以鉛鐵則無利雜以鉛鐵則惡惡則不重禁之不足以懲息且方今塞其私鑄之路人猶冒死以犯之况啓其源而欲人之從令乎是設陷穽而誘之入其不可三也夫許人鑄錢無利則人不鑄有利則人去南畝者衆去南畝者衆則草不墾草不墾又隣於寒餒其不可四也夫人富溢則不可以賞勸貧餒則不可以威禁故法令不可行人之不理皆由貧富之不齊也若許其鑄錢則貧者必不能為臣

者爾貧而服役于富富室富室乘之而益恣昔漢文之時吳濞諸侯也富將天子鄧通大夫也財侔王者此皆鑄錢之所致也必欲許其私鑄是與人利權而捨其柄其不可五也陛下必以錢重而傷本工費而利寡則臣願言其失以效愚計夫錢重者猶人日滋於前而爐不加於舊又公錢重與銅之價頗等故盜鑄者破重錢以為輕錢錢輕禁寬則多禁嚴則止止則棄矣此錢之所以少也夫鑄錢用不贍者在乎銅貴銅貴在於採用者衆夫銅之以為兵則不如鐵以為器則不如漆禁之無害陛下何不禁於人禁於人則銅無所用銅無所用則益賤賤則錢之用給矣夫銅不布下則盜鑄者無因而鑄無因而鑄則公錢不破人不犯死刑錢又日增未復利矣是一舉而四美兼也惟陛下熟察之

宋

乞校正奏議

蘇子瞻

元祐八年五月七日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左朝奉
郎守禮部尚書蘇軾同呂希哲吳安詩豐稷趙彥若范祖禹
顧臨劄子奏臣等猥以空疎備員講讀聖明天縱學問日新
臣等才有限而道無窮心欲言而口不逮以此自愧莫知所
為竊謂人臣之納忠譬如醫者之用藥藥雖進於醫手方多
傳於古人若已經效於世間不必皆從於已出伏見唐宰相
陸贄才本王佐學為帝師論深切於事情言不離於道德智
如子房而文則過辯如賈誼而術不踈上以格君心之非下
以通天下之志但其不幸仕不遇時德宗以苛刻為能而贄諫
之以忠厚德宗以猜疑為■而贄■之以推誠德宗好用兵

而贄以消兵為先德宗好聚財而贄以散財為急至於用人
聽言之法治邊馭將之方罪已以收人心改過以應天道去
小人以除民患惜名器以待有功如此之流未易悉數可謂
進苦口之藥石鍼害身之膏肓使德宗盡用其言則正觀可
得而復臣等每退自西閣即私相告言以陛下聖明必喜贄
議論但使聖賢之相契即如臣主之同時昔馮唐論頗牧之
賢則漢文為之太息魏相條鼂董之對則孝宣以致中興君
陛下能自得師莫若近取諸贄夫六經三史諸子百家非無
可觀皆足為治但聖言幽遠末學支離譬如山海之崇深難以
以一二而推擇如贄之論開卷了然聚古今之精英實治亂
之龜鑑臣等欲取其奏議稍加校正繕寫進呈願陛下置之
坐隅如見贄面及復熟讀如與贄言必能發聖性之高明成

治功於歲月。臣等不勝區區之意。取進止。

救災議

曾子固

河北地震。水災。墮城郭。壞廬舍。百姓暴露。乏食。主上憂憫。下
緩刑之令。遣持循之使。恩甚厚也。然百姓患於暴露。非錢不
可以立屋。廬患於乏食。非粟不可以飽。二者不易之理也。非
得此二者。雖主上憂勞於上。使者勞於下。無以救其患。塞
其求也。有司建言。請發倉廩。與之粟。壯者人日二升。幼者人
日一升。主上不旋日而許之。賜之可謂大矣。然有司之所言。
特常行之法。非審計終始。見於衆人之所未見也。今河北地
震。之所毀敗。皆甚。衆可謂非常之變也。昔非常之變者。亦

農不復得。修其畝。高不復得。治其具。期工不復得。利其器。
用。閭民不復得。轉移執事。一切棄百事。而專意於待升合之
食。以偷為性命之計。是直以餓殍之徒。養之而已。非深思遠
慮。為百姓長計也。以中戶計之。戶為十人。壯者六人。月當受
粟三石六斗。幼者四人。月當受粟一石二斗。率一戶。月當受粟
五石。難可以久行也。則百姓何以贍。其後久行之。則被水之
地。既無秋成之望。非至來歲麥熟。賑之未可以罷。自今至於
來歲麥熟。凡十月。一戶當受粟五十石。今被災者十餘州。州
以二萬戶計之。中以上及非災害所被。不仰食縣官者。去其
半。則仰食縣官者。為十萬戶。食之。不遍。則為施不均。而民猶
有無告者也。食之。不遍。則當用粟五百萬石。而足。何以辨此。又
非深思遠慮。為公家長計也。至於給授之際。有淹速。有均否。

有真偽有會集之擾有辨察之煩厝置一差皆足致弊又羣而處之氣久蒸薄必生疾癘此皆必至之害也且此不過能使之得旦暮之食耳其於屋廬構築之費將安取哉屋廬構築之費既無所取而就食於州縣必相率而去其故居雖有頽墻壞屋之尚可完者故材舊瓦之尚可因者什器衆物之尚可賴者必棄之而不暇顧甚則殺牛馬而去者有之伐桑粟而去者有之其害又可謂甚也今秋氣已半霜露方始而民露處不知所蔽蓋流亡者亦已衆矣如不可止則將空近塞之地空近塞之地失戰鬪之民此衆士大夫之所慮而不可謂無患者也空近塞之地失耕桑之民此衆士大夫所未慮而慮之尤甚者也何則失戰鬪之民異時有警邊戍不可以不增耳失耕桑之民異時無事邊糶不可以不貴矣二者

皆可不深念歟萬一或出於無俚之計有窺倉庫盜一囊之粟一束之帛者彼知已負有司之禁則必鳥駭鼠竄竊弄鋤挺於草茅之中以捍遊徼之吏疆者既囂而動則弱者必隨而聚矣不幸或連一二城之地有抱鼓之警國家胡能晏然而已乎况夫外有夷狄之可慮內有郊祀之將行安得不防之於未然銷之於未萌也然則爲今之策下方紙之詔賜之以錢五十萬貫貸之以粟一百萬石而事足矣何則今被災之州爲十萬戶如一戶得粟十石得錢五千下戶常產之實平日未有及此者也彼得錢以完其居得粟以給其食則農得修其畎畝商得治其貨賄工得利其器用閒民得轉移執事一切得復其業而不失其常生之計與專意以待二升之廩於上而勢不暇乎他爲豈不遠哉此所謂深思遠慮爲百

姓長計者也。由有司之說則用十月之費爲粟五百萬石。由今之說則用兩月之費爲粟一百萬石。况貸之於今而取之於後。足以振其艱乏而終無損於儲待之實。所實費者錢五鉅萬貫而已。此可謂深思遠慮爲公家長計者也。又無給授之弊。疾癘之憂。民不必去其故居。苟有頽墻壞屋之尚可完者。故材舊瓦之尚可因者。什器衆物之尚可賴者。皆得而不失。况於全牛馬保桑棗其利又可謂甚也。雖寒氣方始而無暴露之患。民安食足則有樂生自重之心。各復其業則勢不暇乎他。雖驅之不去。誘之不爲盜矣。夫飢歲聚餓殍之民而與之升合之食。無益於救。火補敗之數。此常行之弊法也。今破去常行之弊法。以錢與粟。舉而賑之。足以救其患。復其業。河北之民間詔令之出。則必喜上之足賴而自安於賦歛

之中。負錢與粟而歸。與其父母妻子脫於流離轉死之禍。則戴上之施而懷欲報之心。豈有已哉。天下之民間國家厝置如此恩澤之厚。其孰不震動感激。悅主上之義於無窮乎。如是而人和不可致。天意不可悅者。未之有也。人和洽於下。天意悅於上。然後玉路徐動。就陽而郊。荒夷殊陬。奉幣來享。疆內安輯。里無囂聲。豈不適變於可爲之時。消患於無刑之內乎。此所謂審計終始。見於衆人之所未見也。不早出此。或至於有一抱鼓之警。則雖欲爲之。將不及矣。或謂方今錢粟恐不足以辦此。夫王者之富藏之於民。月餘則取不足。則與此理之不易者也。故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不足。是蓋百姓富實而國獨貧。與百姓饑薄而上獨能保其富者。自古及今。未之有也。故又曰不患貧而患不安。此古今之至

戒也是故古者二十七年耕有九年之蓄足以備水旱之災
然後謂之王政之成唐水湯旱而民無損瘠者以是故也今
國家倉庫之積固不獨爲公家之費而凡以爲民也雖倉無
餘粟庫無餘財至於救災補敗尚不可以已况今倉庫之積
尚可以用獨安可以過憂將來之不足而立視夫民之死乎
古人有言曰剪爪宜及膚割髮宜及體先王之於救災髮膚
尚無足愛况外物乎且今河北州軍凡三十七災害所被十
餘州軍而已他州之田秋稼足望今有司於糴粟常價斗增
一二十錢非獨足以利農其於增糴一百萬石易矣斗增一
二十錢吾權一時之事有以爲之耳以實錢給其常價以茶
辨香藥之類佐其虛估不過捐茶辨香藥之類爲錢鉅萬貫
而其費已輕茶辨香藥之類與百姓之命孰爲可惜不待議
而可知者也夫費錢五鉅萬貫又捐茶辨香藥之類爲錢
鉅萬貫而足以救一時之患爲天下之計利害輕重又非難
明者也顧吾之有司能越拘攣之見破常行之法與否而已
此時事之急也故述斯議焉

楚議

張文潛

楚雖三亡亡秦必楚楚人之志也而言卒驗者何也曰殺人
者必見殺虐人者還自虐自有覆載以來未有能免者何則
天道也秦滅六國秦雖滅乎楚楚怨秦最深怨深者復之必
力人事也此理之必至又何恠焉

元

立政議

郝伯常

臣聞所貴乎有天下者謂其能作新樹立列爲明聖德澤加

於人。今聞施於後也。非謂其志得意滿苟且而已也。志得意滿苟且一時與草木並朽而無聞。是為身者也。於天下何有。有志於天下者不貴也。為人之所不能為。立人之所不能立。變人之所不能變。卓然與天地並沛。然與造化同雷厲風飛。日星明而江河流。天下莫不貴之而已。不以為貴。以為已所當為之職分也。古之有天下者莫不然。後之有天下者亦莫不當然。天下一大器也。用之久則必弊。弊殘缺甚則至於破碎。分裂置而不修則委而去之耳。生民萬物者。器之所中者也。器弊而委則其中者亦必壞爛而不收。有志於天下者則為之倡率其群而修之。追琢而俾之完。扶持而置之安。藻飾而新之。滌蕩而潔之。使其中可以食。可以藏。可以積。而豐可以厭。食而餒為器之主。而天下王之。安富尊榮而享天下。彼

志得意滿苟且一時者。見器之所有而不見器之殘缺。滌指垂涎。放飯流歎。始則愕然。終則哆然。既餒而足。并其器與其餘舉而棄之。不知餒之復至矣。至於神器之主。中藏盡亡。而天下餒者衆。於是群起而爭其餘。天下亂矣。夫綱紀禮義者。天下之元氣也。文物典章者。天下之命脉也。非是則天下之器不能安。小廢則小壞。大廢則大壞。小為之修完則小康。大為之修完則太平。故有志於天下者。必為之修而不棄也。以致治自期。以天下自任。孳孳汲汲。持扶安全。必至於成功。而後已。使天下後世稱之曰。天下之禍至某君而除。天下之亂至某君而治。天下之亡者。至某君而存。天下之未作者。至某君而作。配天立極。繼統作帝。熙鴻號於無窮。若是則可謂有志天下矣。由漢以來。尚志之君。六七作於漢。則曰高帝曰文

帝曰武帝曰昭帝曰宣帝曰世祖曰明帝曰章帝凡八帝於
三國則曰昭烈一帝於晉則曰孝武一帝於元魏則曰孝文
一帝於宇文周則曰武帝一帝於唐則曰高祖曰文皇曰玄
宗曰憲宗曰武宗曰宣宗凡六帝於後周則曰世宗一帝於
宋則曰太祖曰太宗曰仁宗曰高宗曰孝宗凡五帝於金源
則曰世宗曰章宗凡二帝是皆光大炳烺不辱於君人之名
有功於天下甚大有德於生民甚厚人之類不至於盡亡天
下不至於皆為草木鳥獸天下之人猶知有君臣父子夫婦
昆弟人倫不至於大亂綱紀禮義典章文物不至於大壞數
君之力也嗚呼上下數千載有志之君僅是數者何苟且一
時者多而致治之君鮮也雖然其數君者獨能樹立功成治定
揄揚於千載之下豈不為英主也哉其視壞法亂紀教義人倫

每海內覆宗社碌碌以偷生子子以自蔽甘為情懦者可為
憫笑也國家光有天下綿歷四紀恢拓疆宇占莫與京惜乎
攻取之計甚切而修完之功弗遠天下之器日益弊而生民
日益憊也蓋其幾一失而其弊遂成初下燕雲奄有河朔便
當創法立制而不為既并西域滅金源蹂荆襄國勢大張兵
力崛阜民物稠夥大有為之時也苟於是時正紀綱立法度
改元建號比隆前代使天下一新漢唐之舉也而不為於是
法度廢則綱紀亡官制廢則政事亡都邑廢則宮室亡學校
廢則人材亡廉耻廢則風俗亡紀律廢則軍政亡守令廢則
民政亡財賦廢則國用亡天下之器雖存而其實則無有賴
社稷之靈祖宗之福兵鋒所向無不摧破穿徹海嶽之鏡跨
凌宇宙之氣騰擲天地之力隆隆殷殷天下莫不懼伏當太

宗皇帝臨御之時。耶律楚材為相。定稅賦。立造作。推宣課。分郡縣。籍戶口。理獄訟。別軍民。設科舉。推恩肆赦。方有志於天下。而一二不逞之人。投隙抵罅。相與排擯。百計功訐。棄宮闈。違豫之際。恣為矯誣。卒使楚材憤悒以死。既而牽連黨與。荷疊締構。援進宵人。畀之以政。相與割剝天下。而天下被其禍。荼毒宛轉。十有餘年。生民顛顛莫不引領望明君之出。先皇帝初踐寶位。皆以為致治之主。不世出也。既而下令鳩括符璽。督察郵傳。遣使四出。究核徭賦。以求民瘼。汚吏濫官。黜責殆遍。其願治之心亦切也。惜其授任。皆前日害民之尤者。舊弊未去。新弊復生。其為煩擾。又益劇甚。而致治之幾。又失也。今皇帝陛下。統承先王聖謨。英略恢廓。正大有一天下之勢。自金源以來。綱紀禮義。文物典章。皆已墜沒。其緒餘土苴。萬

億之能。一存若不大為振滌。與天下更始。以國朝之成法。接唐宋之故典。參遼金之遺制。設官分職。立政安民。成一王法。是亦因仍苟且。終於不可為。使天下後世以為無志於天下。歷代綱紀典刑。至今而盡。前無以貽謀。後無以取法。壞天地之元氣。愚生民之耳目。後世之人。因以竊笑而非之。痛惜而歎惋也。昔元魏始有代地。便參用漢法。至孝文遷都洛陽。一以漢法為政。典章文物。粲然與前代比隆。天下至今稱為賢君。王通修元經。即與為正統。是可以用為監也。金源氏起東北。小夷部曲數百人。渡鴨綠。取黃龍。便建位號。一用遼宋制度。收二國名士。置之近要。使藻飾王化。號十學士。至世宗與宋定盟。內外無事。天下晏然。法制修明。風俗完厚。真德秀謂金源氏典章法度。在元魏右。天下亦至今稱為賢君。燕都故老

語及先皇者必為流涕其德澤在人之深如此是又可以為
監也。今有漢唐之地而加大。有漢唐之民而加多。雖不能便
如漢唐為元魏金源之治亦可也。恭惟皇帝陛下睿稟仁慈
天錫勇智喜衣冠崇禮讓愛養中國有志於為治而為憂樂
所歸生民所望久矣。但斷然有為存典章立綱紀以安天下
之器不為苟且一時之計奮揚乾剛應天革命進退黜陟使
各厭伏天下不勞而治也。今自踐祚以來下明詔蠲苛煩立
新政去舊汚登進茂異舉用老成緣飾以文附會漢法斂江
上之兵先輸平之使一視以仁兼愛兩國天下顛顛莫不思
見德化之盛至治之美也。但恐害民餘孽扳附姦邪更相援
引比飲以進若不辨之於早猶夫前日也以有為之姿據有
為之位乘有為之勢而不為有為之事與前代英主比隆陛

下亦必愧怍而不為書曰罔不在厥初易曰履霜和堅冰至詩
曰如彼雨雪先集經說春秋書元年春王正月比皆謹之於初
辨之於早也。有有為之志而不辨姦邪於早而卻之則鏘剛
以柔蔽明以晦終不能以有為蓋彼姦人易合難去誘之以
其言承之以怡色賂之以重寶便辟迎合無所不至不辨之
於早而拒之皆隨其計授之以柄而隨之耳。昔王安石拜參
政呂獻可即以十罪章之溫公謂之太早獻可曰去天下之
害不可不速異日諸君必受其禍安石得政宋果以亡溫公
曰呂獻可之先見范景仁之勇決吾不及也。夫月暈而風曉
潤而雨理有所必然雖天地亦可先見况於人乎。方今之勢
在於卓然有為斷之而已去舊汚立新政創法制辨人材縮
結皇綱濠飾王化偃戈卻馬文致太平陛下今日之事也。毋

以為難而不為。母以為易而不足為。投幾絜會。比隆前王。政在此時。毋累於宵人。不惑於群言。兼聽俯納。實若一代號為英主。臣之所願也。臣草木愚昧。既被知遇。而又遠離軒陛。日以隔越。迫於事幾。故不避斧鉞。冒觸神威。庶幾黨少卻。綱紀粗立。雖萬死無恨。

三本書議

陳祐

嘉議大夫衛輝路總管臣陳祐謹齋沐百拜獻書于皇帝陛下。臣今越職言事。事曰三本。皆國家大計。非不知獲罪于時也。顧臣起身微賤。臣之先王。拔臣於畎畝之中。進臣於陛下。陛下任臣以方面之重。錫臣以虎符之榮。臣叨居陛下之官。食陛下之祿。將踰十年矣。是以朝夕感愧。每思敷陳國計。効死以報陛下。亦所以報先王也。儻蒙陛下察臣愚忠。以臣言

萬一有補於時。貴以不死。俾開言路。臣之幸也。若以臣言狂。瞽冒犯時忌。其罪當死。死於國計。臣之義也。伏望陛下賜以燕閒之暇。熟覽臣言。則臣纖芥之忠。山嶽之罪。舉無逃於聖鑑矣。惟陛下仁聖裁之。臣聞殷周漢唐之有天下也。天生創業之君。必生守文之主。蓋創業之君。天所以定禍亂也。守文之主。天所以致隆平也。昔我聖朝之興也。太祖皇帝龍飛朔方。雷震雲合。天下響應。統一四海。君臨萬邦。雖湯武之盛。未之有也。天眷聖朝。寔生陛下。陛下神武聖文。經天緯地。能盡守文之美。兼隆創業之基。兆民懽康。品物咸遂。典章文物。燦然可觀。暨遐域遠方之民。上古所不能臣者。陛下悉能臣之。雖高宗之興。殷成。康宣王之興。周文。景光武之興。漢太宗憲宗之興。唐無以過也。是以海內豪傑之士。翕然嚮風。咸謂天

命陛下啓太平之運者有四民望陛下樹太平之本者有三
臣請條列而言之陛下昔在藩邸之初奉辭伐罪西舉大理
勢若摧枯南渡長江神於反掌此天命陛下揚萬里之威定
四方之亂將降大任於陛下即位之後內難方殷藩王之階
亂者在北逆賊之連禍者在東然天戈一指俱從平蕩此天命
陛下削藩鎮有豐之權新唐虞無為之化將以躋斯民於仁
壽之域也臣故曰天命陛下啓太平之本者有三其一曰太
子國本建立之計宜早臣聞三代盛王有天下者皆以傳子
非不欲法堯舜禪讓之美也顧其勢有不能爾何則時俗有
厚薄之殊民情有變遷之異苟或傳非其人禍源一啓則後
世爭之之亂未易息也以是見聖人公天下之憂深矣故子
軻曰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夫所謂天與子者非謂

天有諄諄之言告論人主以傳子之計也政謂時運推移無
非天理聖人能與時消息動合天意故自天祐之吉無不利
是以三代享祚長久至有踰六七百年者以其傳子之心公
於為天下不私於己故也伏見聖代隆興不崇儲貳故授受
之際天下憂危曩者建藩屏之國授諸侯之兵所以尊王室
衛社稷寔祖宗創業之弘規也迨乎中統之初頗異於是恃
其國之大也謀傾王室者有之恃其兵之強也圖危社稷者
有之當是之時賴陛下斷自聖衷筭無遺策故總攬權綱則
藩鎮之禍銷矣深固根本則朝廷之計定矣此陛下守文之
善經也何以言之天下者太祖之天下也法令者太祖之法也
也陛下豈欲變易舊章作為新制以快天下耳目之觀聽哉誠
以時移事變理勢當然不得不爾期於宗社之安而已矣由

此觀之國本之議昭然甚明不可緩也語曰雖有智慧不如
乘勢雖有鎡基不如待時今年穀屢登四海晏然此其時矣
億兆戴德侯王向化此其勢矣誠萬世一時也夫天與不受
則違天意民望不副則失民心失民心則可憂違天意則可
懼此安危之機不可不察也伏惟陛下上承天意下順民心
體三代宏遠之規法春秋嫡長之義內親九族外協萬邦建
皇儲於春宮隆帝基於聖代俾入監國事出撫戎政絕覬覦
之心壹中外之望則民心不搖邦本自固矣陛下蘊謙光之
德縱不欲以天下傳子孫獨不念宗廟之靈社稷之重生民
之塗炭乎願陛下熟計而為之則天下臣民之幸甚矣其二
曰中書政本責成之任宜專臣伏見陛下勵精為治頃年以
來建官分職網理衆務可謂備矣曰中書曰御史曰樞密曰

制國用曰左右部夫承命宣制奉行文書銓叙流品編置戶
口均賦役平獄訟此左右部之責也通漕運謹出納充府庫
實倉廩省百姓富饒國用豐備此制國用之職也修軍政嚴武
備闢疆場肅號令謹先事之防銷未形之患士馬精強敵人
畏服此樞密之任也若夫屏貴近退姦邪絕臣下之威福強
公室杜私門糾劾非違肅清朝野非御史不能也如斗之承
天斟酌元氣運行四時條舉綱著明紀律總百揆平萬機求
賢審官獻可替否內親同姓外撫四夷綏之以利鎮之以靜
涵養人材變化風俗立經國之遠圖建長世之大議孜孜奉
國知無不為作新太平之化非中書不可也且皇天以德兆
之命懸之於陛下之手陛下父事上天子愛下民其道無他
要在慎擇宰相委任責成而已欽惟陛下元首之尊也中書

股肱之任也。御史耳目之司也。方今之宜，非中書則無以尊上，非御史則無以肅下。下不肅則內慢，上不尊則外侮。內慢外侮，亂之始也。上尊下肅，治之基也。故虞書載明良之歌，賈生設堂陛之論，其旨豈不深且遠哉！凡今之所以未臻於至治者，良由法無定體，人無定分。政出多門，不相統一，故也。臣謂諸外路軍民錢穀之官，宜悉委中書通行遷轉，其賞罰黜陟一聽於中書，其善惡能否一審於御史。如此，則官有定名之實，法有畫一之規矣。又大臣貴和不貴同，和於義則公道昭明，有揖讓之治；同於利則私怨萌生，起忿爭之亂。此必然之効也。誠能中外戮力，將相同心，和若鹽梅，固如金石，各慕相如，鬼神相下之義，夾輔王室，叶贊聖猷，陛下臨之以日月之明，懷之以天地之量，操威福之權，執文武之柄，俾法有定

體，人有定分。上之使下，如身之運臂，臂之任指，下之事上，如使足之承身，身之尊首，各勤厥職，各盡遜心。夫如是，天下何憂不理，國勢何患不振乎？雖西北諸子未覲天顏，東南一隅未霑聖化，其來庭之議，翻藩之奏，可尅日而待，不足為陛下憂也。所可憂者，大臣未和，大政未通，群小流言，榮惑聖聽，干撓庶政，虧損國威，摧壯士之心，鉗直臣之口。至使人情以緘默為賢，以盡節為愚，以告訐為忠，以直言為諱，是皆姦人蔽國之幸，非陛下之福也。臣恐此弊不已，習以成風，將見私門萬啓於下，公道孤立於上。雖有堯舜為臣，伊周作輔，亦不能善治矣。陛下有垂成太平之功，而復有小人基亂之釁，此臣所以為陛下惜也。今大臣設有姦邪不忠，竊弄威柄者，御史自當言之，乃其職也；百官自當論之，乃其分也。烏在無賴小人

不為鄉黨所齒者與與攻訐之風亦朝知之也。臣知國家承平。吉祥之言必不出於若輩之口也。惟陛下遠之則天下幸甚。其二曰。人材治本。選舉之方宜審。臣聞君天下者勞於求賢。逸於得人。其來尚矣。蓋天地間有中和至順之氣。生而為聰明特達之人。以待時君之用。是以聖王遭時定制。不惜材於異代。皆取士於當時。臣愚以為。今之天下猶古之天下也。今之君臣猶古之君臣也。今之人材猶古之人材也。賢俊經綸之士。豈皆生於曩代而獨不生於當今哉。顧惟陛下求之與否爾。伏見取人之法。今之議者。互有異同。或以選舉為盡美而賤科第。或以科第為至公而輕選舉。是皆一己之偏見。非古今之通論也。夫二帝三王之下。隋唐以上。數千百年之間。明君睿主。所得社稷之臣。王霸之輔。蓋亦多矣。其豐功盛

烈。章章然著於天下。後世之耳目者。迹其從來。亦可考也。或起於耕耘。或求之於版築。或獵之於屠釣。或遇之獻言而入侍。或由薦進而登朝。至於賢良方正。直言孝廉。貢舉之著。遭際萬殊。不可勝紀。豈一出於科第乎。自隋唐以降。迄于宋金。數百年間。代不乏人。名臣偉器。例皆以科第進。豈皆一出於選舉乎。及乎遇合於君。聚精會神於朝廷之上。皆能尊主庇民。論道佐時。寧復有彼優此劣之間哉。夫士之處世。亦猶魚之處水。今魴之在河。鯉之在洛。人皆知之。其取之術。固有筌罾罟釣之不同。期於得魴得鯉。則一也。臣愚謂方今取士。宜設二科。以蓋天下之材。以公天下之用。亡金之士。以第進士。并歷顯官。耆年宿德。老成之人。分布臺省。諮詢典故。一也。內則將相公卿大夫。各舉所知。外則府尹州牧。歲貢有差。進賢良。則受

賞進不肖則受罰二也。頒降詔書布告天下限以某年開設科舉三也。三科之外繼以門廕勞効參之。可謂才德兼收勳賢並進如此則人人自勵安敢苟且庶幾野無遺材多士盈朝將相得人於上守令稱職於下時雍不變政化日新陛下端拱無為而天下治矣。夫天下猶重器也器之安危置之在人陛下誠欲措天下於泰山之安基宗社於磐石之固可不以求材為急務乎。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其斯之謂歟。抑臣又聞凡人臣進深計之言於上自古為難。昔漢賈誼當文帝治平之世建言諸侯強大將不利於社稷言猶抱火厝之積薪之下而寢其上火未及然因謂之安甚非安上全下之計莫若衆建諸侯而少其力可謂切中時病矣。然當時舉皆以誼言為過故帝雖嘉之而不能用。逮景帝之世七國連兵

幾危漢室誼之言始驗於此矣。董仲舒當武帝窮兵黷武之初重斂苛刑之際一踵亡秦之餘敝唯崇尚虛文而欲求治。仲舒以為更化而不更化雖有大賢不能善治譬之琴瑟不調甚者當更張而不更張雖有良工不能善鼓耳。又言鹽鐵羨魚不如退而結網臨政願治不如退而更化可謂深識治體矣。然當時舉朝皆以其言為迂故帝雖納之而不果行。逮季年之後海內虛耗戶口減半帝於是發仁聖之言下哀痛之詔。仲舒之言寔驗於此矣。向若文帝用賈誼之言武帝行仲舒之策其禍亂之極必不至此。漢之為漢又豈止如是而已哉。既景季有唐馭宇太宗皇帝清明在躬以納諫為心而魏徵之倫耻其君不及堯舜是以知無不言言無不聽聽無不行故能身致太平比功較德優邁前主矣。臣竊才識駑鈍不足

以此擬前賢如霄壤涇渭固自有間然於遭逢聖明誠誠懇懇志在納忠其義一也臣請以人身之計言之且冬之邪寒夏之甚暑此天時變于上者也。在修人事以應之故邪寒則冰之以表其暑則服之以葛非人情惡常而好變也。蓋亦理勢當然不得不爾。期於康寧其身而已矣。或者安於循習昧於變通冬之表且加於流火鑠金之夏夏之葛苟施于堅冰垠地之冬將見嚴酷殫人危在朝夕矣。又烏能答天地之正筭養喬松之上壽哉。國計安危理亦如此。臣愚切謂三本之策若施之於太祖用武之世有所未遑行之於陛下文明之時誠得其宜矣。此寔天下之公論非臣一人之私意也。願陛下不以人廢言力而行之則可以塞禍亂之源可以興太平之化可以保子孫於萬世可以福蒼生於無窮矣。臣張守節

潘。不明大體加以性識愚贇。平冒宸嚴不勝戰慄墮越之至。

何忠肅公謚議

虞伯生

嘗聞善相天下者。蓋必本忠厚之心。廓容受之量。明事理之識。周經營之材。極久遠之慮。躬負荷之責。而後可庶幾也。是故待事有先幾。應變有餘智。持久有定功。處物有成謀。其功業始可得而論矣。若命與時遇。位以待致者。充數之羞。數世之禍。彼且無逃於天地之間。生民何賴焉。觀於至元大德之間。以大臣贊國論。不為近利細故所動。搖本之以祖宗之舊典。定之以禮律之微意。以成天下之務者。平章政事何公。何可少耶。公為御史中丞時。權臣用事。數為所危。公守職不變。終以是去位。天下之望固已在公矣。成宗皇帝在位。完澤公之威重沈毅。答剌罕公之仁明正大。實相左右。朝夕君子正。

人而公獨以耆老精練彌縫條理於其間豈漫焉嘗試而為之者哉卒能成太平之盛非偶然也然於是時好功與利之徒間出其間傾國家財用之急積慮密講將有所作為議數上公必正坐堂上奮仁者之勇明目張膽論民命國祚之所以然發言折其謀使不得行耕田墾井之民晏然無所顧慮以遂其生理於當時者公存心之最著者也數歷其臺省數十宰皆要官重任然衣服飲食之奉儉約不異於儒素身死之日賜金給用之外略無餘貲此其立志非常人所及宜其所以成就如此謹按謚法廉方公正曰忠執心決斷曰肅請易公名不亦宜乎

陳文靖公謚議

昔者有道之君子內充然而有餘無所待乎外也未嘗求用於世亦未嘗不求用於世也有天下國家者知其有道尊敬而信用之則為之出於是應之以文學政事隨施而見不為喜幸不用則不為憂移其志大矣然或者假事以自售已見用而無足以行也則以偃蹇日取盛名終身不一試謂古今為可誣也耶故翰林學士陳公方盛年時閉戶讀書未始有求用之心及為朝廷所用諄諄然視其職事之所在而謹奉之略無厭常喜竒焉自標致之意始終清要蓋迫而後動求而後應定而後就恒無心於其間此其視無能而求用避事而取名以傲忽欺罔一時者為何如也故其高文大冊以華國者皆舒遲溫厚之言橫經論道以淑人者皆文質兼備之教論禮則欲修一代之經司刑則知先無訟之本至於處已接物溫恭退讓君子視之則樂其雍容小人仰之則失其鄙

暴謂之大儒先生斯無忝矣。謚法道德博聞曰文。仕不躁進曰靖。謚曰文靖。其合公之行也哉。

姚文公謚議

柳道傳

天地真元之氣。一會則聖神代作。揚熙秉耀。承華協瑞。以開太平。而必有不出出之臣。挺生其間。攬結粹精。敷為制述。於以增煥盛德大業。而聳之三五載籍之上。蓋數百年而得一人焉。其有關於氣運者如是。豈徒乎文哉。乃若先正魏國許文正公之在吾元。實當世祖皇帝恢拓基圖之始。倡明道宗。振起來學。一時及門之士。獨稱集賢矣。學士姚公燧為能式纂厥緒。以大其承。然觀公之言。而考夫文正之學。則其機籥之相須。殆不啻山鳴而谷應。雲起而龍翔也。故大德至大皇應之間。三宗繼照。天下又寧。而公之文章。蔚為宗匠。典刑

之雅奧。詔令之深渾。固已抉去浮靡。一返古轍。而銘志歲頌之雄偉。光潔。凡鏤金刻石。招德麗功者。又將等先秦兩漢而上之。以闢夫作者之域。排沮詆訾。不一二而家傳人誦已千百。雖欲揜之。孰得揜之哉。他日良史執筆以傳儒林。則公在文正之門。豈直儕之游夏而已也。易曰黃裳元吉。文在中也。然則以之節惠。公奚慊焉。謹按謚法博文多見曰文。敬直慈惠曰文。請謚之曰文。

改月數議

張敷言

或謂三代改正朔無異議。月數之改。諸儒議論不一。學者病焉。亦嘗考之乎。曰夏商之制。世遠無文。不可深究。周制尚可得而言之。謂不改可乎。曰可。何以徵之。四月維夏。六月徂暑。周詩甚明。謂之改可乎。曰可。何以徵之。子西子書七八月之間。

是春秋正月日南至二月無火之類是也然則無定論乎曰
有間者伏讀春秋至春王正月竊有疑焉夫正月固王之正
月如後世史書正月即時王之正月也何假稱王竊意必其
別有所謂正月者故稱王以別之及讀僖五年晉獻公伐虢
以克敵之期間於卜偃答以九月十月之交考之童謠星象
之驗皆是夏正十月而其傳述書在十二月其改月明矣又
襄公三十年絳老人自實其年稱臣生之歲正月甲子朔于
今四百四十五甲子矣其季三之一所稱正月亦是夏正寅
月孔疏甚明文多不載考之老人所歷正七十三年二萬六
千六百六十六日當盡五月癸未其傳述書在二月其改月
又明矣然卜偃老人併是周人一則對君一則對執政其大
其歲月又二事中之切用非若他事泛言日月何故今出王

之正月月數而言夏正哉聽之者亦何故都不致詰即知為
寅月起數哉因是以知周之正朔月數皆改必其朝覲聘問
頒朔按時凡筆之於史用者即用時王正月月數其民俗之
歲時相語之語言則皆以寅月起數如後世者自若也而春
秋書王正月以別民俗為無疑周人之詩孟子之書亦各有
所取也不然諸儒之論各執所見主改者遇不改之文則沒
而不書主不改者遇改月之義則諱而不錄然不能曉然相
通以祛學者之惑曰周以子月為正為一月信矣以為春乎
曰然寒暑反易可乎曰未也先王之制易姓受命必改正朔
易衣色殊徽號新民之耳目以權一時之宜非謂冬必為春
子之一月便可析穀上帝矣便可犧牲不用牝矣曰有未安
乎曰固也不然夫子不曰行夏之時矣周公作禮正月之後

不復曰正歲矣。說正歲者，不謂夏得四時之正。殷周不得矣。必有復以子丑之月為正者矣。曰：子謂必其筆之史用者，則用時王正月。月數伊訓之元祀十有二月。蔡氏以為殷正月者，果何月乎？曰：建子月也。殷正固在丑月。然則嗣王祗見及太甲篇之嗣王奉鬯，舉不在正月乎？曰：後世嗣王服考之顧命，固有常儀，何待正月而放桐之事？又人臣大變周公之聖，猶被流言，阿衡之心為如何哉？朝而自然，夕當復辟，尤不須於正月也。况正月但書十二，以虞書上日正月朔旦，及秦漢而下例之，幾不其獨無正乎？曰：秦以亥正，猶稱十月，不亦同乎？曰：秦正之謬，安足取法？蓋秦於寅月書正歲首十月，其制又異，不若殷之全無正也。曰：或者謂用夏正，故卜偃老人之言如此，則又何說也？曰：是又不然。老人之言，在晉文伯後容

或有之。卜偃老人之言，廼獻公之世，是篡國日淺，二軍始備，晉文未與齊桓尚在。雖嘗滅耿滅霍，小小得志，方朝周納貢之，不暇亦何故毀冠裂冕更姓改物而用夏正哉？然則愚之所見為有據，而春王正月之一辭，今古諸儒不敢輕議者，固著明矣。

蕭貞敏公謚議

劉時中

名致河東人翰林待制

聖王之治天下也，必有所不召之臣。蓋志意脩則驕富貴道義重則輕王公。蟬蛻塵埃之中，翱翔萬物之表，不事王侯，高尚其事者，以之傳曰舉逸民。天下之民歸心焉，故必蒲車旌帛，側席以俟其至。異以勵俗與化，猶或長往而不返，亦有既至而不屈，則束帛多矣。賈子亡園者，治天下者以之也。於吾元得二人焉。曰容城劉因，京兆蕭夔。君始由平章咸寧王野

仙薦世祖徵不至授陝西儒學提舉繼而成宗武宗仁宗累徵授國子司業集賢直學士未赴改集賢侍講又以太子右諭德終始至京師授集賢學士國子祭酒諭德如故尋得告還山年七十七以壽終士君子之趣向不同期各得所志而已彼不求人知而人知之不希世用而世用之至於上徹帝聰鶴書天出薜蘿動色巖石騰輝猶堅臥不起不得已焉始一至卒不撓其節不隳所守而去亦可謂得所志也已方之於古則嚴光周黨之流亞歟雖其道不周於用而廉頑立懦勵俗興化之功亦已多矣且其累徵而不起軒出而即歸不既貞乎以勤自居其好古好學之心不既敏乎按謚法清白守節曰貞好古不怠曰敏請謚曰貞敏。

國朝

吳文正公從祀議

楊士奇

臣等欽遵考得元翰林學士所著書及奎章閣侍書學士虞集所狀澄事行蓋澄自十歲得宋儒朱熹所註大學讀之即知為學之要專勤誦讀次讀語孟中庸亦然遂大肆力於諸經十五專務聖賢之學致踐履之實以道自任其所自勵有勤謹敬和自新自脩消人欲長天理克己悔過矯輕警惰顏冉理一等銘其教學者有學基學統等篇深得濂洛關閩之旨考正孝經校定易書詩春秋修正儀禮小戴記及邵雍張載之書有易春秋禮記纂系及易纂系言外翼皆所以啓大道之堂奧開來學之聰明傳之百世而無弊也時朝廷屢起之乃就國子監丞稍進司業一言不合即自解去後屢徵復起亦不

久於位。進退之際。卓然君子。蓋元之正學大儒許衡及澄二人。衡遭世祖。功在朝廷。澄在朝之日。雖淺。其職論思。教成均。勸講經筵。咸積誠意。預大議論大事。咸引古道。而功在學者尤多。故二人之沒。皆謚文正。衡在當時。已列從祀。澄既後出。又卒於元衰之際。當時已有建議。宜列從祀者。屬元綱日頽。未及舉行。今澄所著諸書。具在我國家。崇儒重道。大明四書五經及性理之旨。凡澄所言。皆見采錄。以惠學者。蓋澄問學之功。朱熹以來。莫或過之。而從祀諸賢。自荀况下。至范甯。語其事功。皆未及澄。今若升澄從祀孔子廟庭。列諸許衡之次。允極斯文之公議。昭國家之盛典。謹議。

文翰類選大成卷第三十二解目錄

漢

揚子雲 一篇

唐

韓退之 二篇 李遐叔 一篇 韓臯 一篇 李習之 一篇

盛均 二篇 韋壽 一篇 沈顏 一篇 程晏 一篇

朱閱 一篇 李甘 一篇

宋

王介甫 二篇 孫何 一篇

元

吳立夫 一篇 朱伯賢 一篇

國朝

劉基

一篇宋廡

二篇貝瓊

文翰類選大成卷第一百二十二

文翰類選大成卷第一百二十二

左長史上海李伯璵編輯

紀善慈谿馮厚校正

解類

漢

解嘲

揚子雲

客嘲揚子曰。吾聞上世之士。人綱人紀不生則已。生必上尊人君。下祭父母。析人之珪。僭人之爵。懷人之符。分人之祿。紆青拖紫。朱丹其轂。今吾子幸得遭明盛之世。處不諱之朝。與羣賢同行。歷金門。上玉堂。有日矣。曾不能畫一奇。出一策。上詔人主。下談公卿。目如耀星。舌如電光。一從一橫。論者莫當。顧默而作太玄五千文。技業扶踈。獨說數十餘萬言。深者入

黃泉高者出蒼天大者含元氣纖者入無倫然而位不過侍
郎擢纒給事黃門意者玄得無尚白乎何為官之拓落也揚
子笑而應之曰客徒欲朱丹吾轂不知一跌將赤吾之族也
往者周網解紐群鹿爭逸離為十二合為六七四分五剖並
為戰國士無常君國無定臣得士者富失士者貧矯翼厲翻
恣意所存故士或自盛以橐或鑿環以遁是故鄒衍以頡頏
而取世資孟軻雖連蹇猶為萬乘師令大漢左東海右渠搜
前番禹後陶塗東南一尉西北一候微以糾墨製以鎖鈇散
以禮樂風以詩書曠以歲月結以倚廬是以天下之士雷動
雲合魚鱗雜襲咸營乎八區家々自以為稷卨人々自以為
咎繇戴縱垂纓而談者皆擬於阿衡五尺童子羞比晏嬰與
夷吾當塗者升霄雲失路者委溝渠旦坭權則為卿相夕失

勢則為匹夫譬若江湖之厓渤解之島嶼不鴈集則不為之多
雙鳧飛則不為之少昔三仁去而殷虛二老歸而周熾子胥
死而吳亡種蠡存而粵伯五殺入而秦喜樂毅出而燕懼范
雎以折摺而危穰侯蔡澤以噤吟而笑唐舉故當其有事也
非蕭曹子房平勃樊霍則不能安當其無事也章句之徒相與
坐而守之亦無所患故世亂則聖哲馳驚而不足世治則庸夫
高枕而有餘夫上世之士或解縛而相或釋褐而傳或倚夷
門而笑或橫江潭而漁或七十說而不遇或立談間而封侯
或枉千乘於陋巷或擁帚彗而先驅是以士頗得信其舌而
奮其筆室隙蹈瑕而無所詘也當今縣令不請士郡守不迎
師群卿不揖客將相不俛眉言苛者見疑行殊者得辟是以
欲談者卷舌而同聲欲行者擡足而投跡鄉使上世之士處

乎今世策非甲科行非孝廉舉非方正獨可抗疏時道是非
高得待詔下觸文罷又安得青紫且吾聞之也炎炎者滅隆
隆者絕觀雷觀火為盈為實天收其聲地藏其熱高明之家
鬼瞰其室攫擊者亡默之者存位極者宗危自守者身全是
故知玄知默守道之極爰清爰靜游神之廷惟冥惟守德
之宅世異事變人道不殊彼我易時未知何如今子迺以鴟
梟而笑鳳凰執蠅蚌而嘲龜龍不亦病乎子徒笑我玄之尚
白吾亦笑子之病甚不遇俞跗與扁鵲也悲夫客曰然則糜玄
無所成名守范蔡以下何必玄哉揚子曰范睢魏之亡命也折
脇拉髀免於徵索翁肩跖背扶服入秦激卽萬乘之主界涇
陽抵穰侯而代之當也蔡澤山東之匹夫也領頤折頰涕唾
流沫西揖強秦之相搯其咽而抗其氣謝其首而奪其位時也

何如也今先生學雖勤而不繇其統言雖多而不要其中之
雖奇而不濟於用行雖脩而不顯於衆猶且月費俸錢歲糜
廩粟子不知耕婦不知織乘馬從徒安坐而食踵長途之役
役窺陳編以盜竊然而聖主不加誅宰臣不見斥茲非幸歟
動而得謗名亦隨之投閑置散乃分之宜若夫商賈賄之有
亾計班資之崇痺忘已量之所稱指前人之瑕疵是所謂詰
匠氏之不以杙為楹而訾醫師以昌陽引年欲進其稀苓也

國之興亡解

李遐封

為國者同於理身身或不和則藥石之針灸之若夫扶疾而
不攻疾病則斃扶之者死也齊隋之亡也以貞於終始為惑
苟而無恥為明慢於事職為高賢見義不為為長者繩為用
法則富強而潰弱也議於得失則異寡而同衆也尚學希古

謂之誕。越便中時謂之工。觀其燥溼而輕重之候。其成敗而
褒貶之肉食之尊。以滋味糊口。忍危亡而僥祿利。自是而下
則曰上司。猶如之。我於國何有。設能憤發則逆為備豫。動開
東闈氣沮志衰。志亦後化。倖於生者。炎之而四合。死於正者。
求援而無繼。麒麟悲鳴。鳳鳥垂翅。鴟鵂害翼。大呀毒豕。則蛇
鳩虎狼之伎。其可向耶。嗟乎。心腹支體一也。為病者萬焉。雖
有岐緩而不請。岐緩視之而不救。噫。齊隋不亡。得哉。反是而
理。則王道易人也。

廣陵散解

妙哉。嵇生之為是曲也。其當晉魏之際乎。其音商主秋聲。秋
也者。天將搖落。肅殺其歲之晏乎。又晉承金運。商金聲也。所
以知魏云季而晉將代也。慢其商絃而與宮同音。是臣奪君

之義也。此所以知司馬氏將篡也。司馬懿受魏明帝顧託後
嗣。反有篡奪之心。自誅曹爽。逆節彌露。王陵都督揚州。謀立
荆王彪。母丘儉。文欽。諸葛誕。前後相繼。為揚州都督。咸有匡
復魏室之謀。皆為懿父子所殺。并夜以揚州故廣陵之地。彼
四人者。皆魏室文武大臣。咸敗散於廣陵。故名其曲焉。廣陵
散言魏氏散。自廣陵始也。止息者。晉雖暴興。終止息於此也。
其哀憤躁感。懣痛迫脇之旨。盡在於是矣。永嘉之亂。其應乎。
并夜撰此。將貽後代之知音者。且貽晉魏之禍。所以託之神
鬼也。

命解

李習之

或曰。貴與富在我而已。以智求則得之。不求則不得也。何命
之為。或曰。不然。求之有不得。而不求有得之者。皆命也。人事

何為。二子出或問曰。二者之言其孰是也。對曰。是皆陷人於不善之言也。以智而求之者。盜耕人之田者也。皆以為命者。弗耕而望收者也。吾無取焉。爾循其方。由其道。雖祿之千乘之富。舉而立諸卿大夫之上。受而不辭。非曰貪也。私於己者。寡而利於天下者多。故不辭也。何命之有焉。如取之不循其道。雖一飲之細也。由不可受。况富貴之大耶。非廉也。利於人者鮮而賊於道者多。故弗為也。何智之有焉。然則君子之術。其亦可知也。

仲尼不歷聘解

盛均

學者多稱仲尼歷聘不遇。吾謂仲尼觀禮行道。不歷聘不遇。吾謂仲尼觀禮也。夫二國交驩。曰聘。以臣使於君。亦曰聘。男輸才於女國。駕帛於士。皆曰聘。故無財與無君國之命。不曰

聘也。當德蝕衰。周道徂。七國蓋仲尼傷禮樂不起。是以學於齊。求師於周。將欲鑄義以鏡國。張仁以羅俗。使明筭為宗資也。且去魯適衛。蓋辭在於仕矣。自宋之鄭。殆非臣矣。絕糧於陳。蔡亦無財矣。官至司寇。果不為士。安謂聘哉。吾聞夫子觀夏道。則之杞。觀殷道。則之宋。較是而言。雖他國可知也。安謂歷聘哉。

人旱解

涸澱歲。越垠曠旱。塞諸陽。遷市不雨。祈山川。庶神又不雨。鴈土龍舞。巫覡愈不雨。或言邦有術人。能捕退龍而譟之。昔歲嘗然。農剝其澤。及召術人至。而旱色如故。太守怒。亟命擒之。術人遁去矣。其遺囊有書一幅。曰。人旱。旱有三。曰天旱。國旱。人旱。曷為天旱。寒陽肆凶。下土祗慎。雖六七歲。黎人不飢。

曷為國旱。君道熾炎。德涸仁枯。貪風暴氣。蒸為時。曷為人旱。邦燬其政。吏賊其行。千里人心。燥不為陰。夫天旱求諸仁。仁洽而時豐。國旱求諸德。德潤而澤流。人旱求諸政。政清而俗阜。今貨遊於上。刑黷于下。百姓焦愁。結成恨暑。所謂人旱者也。邦守不清其政。而逮龍貨雨。是猶乘捲適海。拳羊望翼。於何可冀乎。太守得書增怒。是歲自正月不雨。至于五月。明年殍死者數千人。而太守亦以財禍。

文之章解

韋壽

垂日月所以為天也。光盛而形物于地。備禮樂所以成人也。言成而著訓于簡。非是而光者。燭龍燿火亦光矣。非是而言者。狂童詖子亦言矣。故定曰天文曰人文。自文而之于地之。于簡者章也。然而文在史則簡在史。是以堯文思章于典。舜

文明亦章于典。文王性堯舜之文也。文治于西伯。章于詩。易仲尼性堯舜文王之文。而弗帝弗伯也。盛章才禮樂。經記。回性仲尼之文也。文不及章。偃商學仲尼文而之于人也。故樂章武城民。而經章魏國君。伋性其祖者也。參以學而章于中庸。軻性伋者也。勤其道而章于七篇。由偃至軻。無有禮樂者乎。是畢由人文而章者也。未見不由而章者也。人視影於地者。仰而見燭火而不見日月。必曰非天之文章也。視辭章於簡者。久而見狂濫而不見禮樂。則不曰非人之文章也。浸有不自文而章。易曰。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使章不自人文也。天下孰觀而孰化。

象刑解

沈顏

舜禹之代。象刑而人不敢犯。言象刑者。以赭以墨。染其衣冠。

異其服色凡為三等。及秦法苛虐方用肉刑鋸鑿箠扑焚毒
畢至。而人犯愈多。俗益不治。其故何也。非徒上古淳朴人易
為化。亦由聖智玄遠。深得其理故也。夫法過峻則犯者多。犯
者多則刑者衆。刑者衆則民無恥。民無恥則雖曰劓之刑之
答之扑之而不為畏也。何以知其然耶。夫九人冠而一人髻
則髻者慕而冠者勝。九人髻而一人冠則冠者慕而髻者勝。
民不知冠之髻之為勝。但見衆而為慕矣。今免者多而刑者
少。人尚慕其多矣。及刑者多而免者少。焉以少為勝乎。故曰
法過峻則犯者多。犯者多則刑者衆。刑者衆則民無恥。民無
恥則雖曰劓之刑之答之扑之而不為畏也。凡或之心知恣
其所為而不知戒其所失。今辱而答之不足以為法也。何者
蓋答絕則罪釋。痛止則恥滅。恥滅則復為其非矣。故不足以

為法也。虞舜漆其衣冠。異其服色。是罪終身不釋。恥畢世不
滅。豈特已以為恥也。人之見之。而皆以為恥也。皆以為恥也。
愚故曰。非徒上古淳朴人易其化。亦由聖智玄遠。深得其理
故也。

工器解

程曼

匠刀者不必自用割。匠弓者不必自用射。善為器而已。善割
者不必善匠刀。善射者不必善匠弓。善用人之器而已。庖丁
豈自鍛而後操之耶。由基豈自斲而後射之耶。然則匠刀者
不嫉庖丁之解。匠弓者不嫉由基之中。業已之為器而懼刀
之不利。弦之不勁也。我器既利。既切稱彼之用。是器得其所
又何嫉哉。蕭張為漢之器。既利既切。功矣。不嫉漢祖之能。刀我
而解。羽弦我而中。羽天下是業已之為器也。反是者所謂已

匠刀不欲人之善割已。匠弓不欲人之善射。然則器安適乎？范增之器也。既利既勁矣。鴻門之言。小用羽非善割。善射者終不能用其器也。是器豈嫉人也哉？痛不足為儒者道。用警乎貪民嫉上之臣也。

歸解

朱閱

古者以死為歸也。然則豈死者皆得歸哉？故有竟肆之徒。墜溺而斃。貪暴之輩。刑戮以亡。謂之不得其所歸也。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不廢其身。不辱其親。是得其所歸矣。所歸者猶有數品焉。有歸者。有憂鞠而歸者。有暇豫而歸者。有榮顯而歸者。有困窮而歸者。有憂鞠而歸者。有暇豫而歸者。有榮顯而歸者。有困窮而歸者。依媚於生前而得其死者。跛而得其死者。困窮而歸也。強暴於生前而得其死者。憂鞠而歸也。前得其死者。暇豫而歸也。前得其死者。榮顯而歸也。前得其死者。困窮而歸也。

歸也。三者皆弗其歸路也。正直於前得其死者。暇豫而歸也。敏達於生前得其死者。榮顯而歸也。仁惠於生前得其死者。欣喜而歸也。三者皆坦其歸路。嗚呼。公昔有遺德於其生前矣。而今之歸也。豈有跛躄困顯忻喜之逸哉？公歸之道光矣。子或曰。子不識彭陽公而云知。豈誣鄆。薦蔡京。莅京。辟李商隱。子偶不之奔聲。夏雲之得龍。秋弧之發矢。子於是則公亦知子者也。何必識之相望爾。昔殷湯與周公不相識。與孔子不相識。楊雄與孟軻不相識。伊尹與夏桀不相識。比干與殷紂不相識。果相知哉。今

天下大國之侯小國之伯子當識之矣。目且相視言亦相交豈得為予知也哉。予感歎碑下歸解於是書之。

叛解

李甘

或曰申恒何讐而叛解曰盜賊富豪讐乎且憚其財而強索之若寃其主也申習盜恒習賊差乎解曰害財曰盜以盜害人曰賊天下有士家之有紆粟也天下有相家之有子弟也申馮葉懸非盜歟恒驚宰相非賊歟或曰有盜一金費十全而可捕為之乎有賊一夫殺十夫而可磔行之乎今三年兵之非十金而捕如費何萬人死之非十夫而磔如殺何解曰以金為輕而不捕則窮人家家盜矣富人家家逼盜矣以一夫為寡而不磔則壯夫人人之賊矣懦夫人人被賊矣是故盡天下之盜者三年為蚤也必天下之賊者萬人為少也

或曰吾聞寡夫重閉盡誅乎解曰天雨垣敗盜賊乘之門之閉耶曰以彼習叛之巧也贖而吏之何如解曰盜賊欲巧吏不欲擾如贖倡而為妻也為倡且淫為妻且禁乎

宋

卦名解

王介甫

剛柔始交而難生動乎險下故曰雲雷屯屯已大亨則雷雨之動滿盈而為解故曰雷山作解動而免乎險解山下有險非險在前也可往而止焉以蒙者也故為蒙蹇則險在前者也險在前則不可以往故之蹇豕曰見險能止知矣哉知者反乎蒙者也需亦險在前也其不為乾健而進也非若艮之止也非坎之所能陷也待時而進耳故為需柔得位而上下應之小者之畜也小者畜則具畜亦小矣故為小畜以小而

畜大非柔之中也。柔得位而不中。不中而上下應之。小畜之道也。能止健。大者之畜也。大者畜。則其畜亦大矣。故為大畜。四陽過二陰而陽得中。故為大過。大過者。大者過也。大者過。則亦事之大過越也。四陰過二陽而陰得中。故為小過。小過。小者過也。小者過。則亦事之小過越者耳。大有。能有大者也。大者應之也。柔德尊位。大有者也。同人。同乎人者也。柔得中而應乎乾者也。巽。而麗乎內。故為家人。止而麗乎外。故為旅。少男長女。必惑。山下有風。必搖。巽者。撓惑之名也。為天下之蠱者。事也。故為蠱。少女少甲。男下女上。為咸。咸者。交感之名也。長男長女。男上女下。故為鼎。陰遇陽。故為姤。陽終決。陰。故為共。柔履剛。故為履。履禮也。滿者。以柔履剛者也。剛應順。而以動。故為豫。上下交。故為泰。小交。故為否。以剛中為主。

下順從。故為比。順而止。故為謙。動而悅。故為隨。大者在上。故為觀。大者壯。故為大壯。剛浸長。以臨柔。故為臨。臨者。大臨小之名。故曰臨者。大也。柔來文剛。分剛上而文柔。故為賁。柔變剛。為剝。剝者。消爛之名也。剝窮上而剛反。故曰復。復者。反而得其所之名也。天下雷行。物應之。故為無妄。雷之感物。物之所以應。無妄者也。剛退。故為遯。明入地中。故為明夷。明夷者。傷於暗之名也。文王與紂當其象矣。以爻考之。自三以下。周象也。自四以上。殷象也。明出地上。晉。臣進之象。卦也。明出地上。則方晝而未至乎中。中則照天下。晝則進之盛。而不亢乎王者也。損上益下。主於自損者也。故為益。損下益上。主於自益者也。故為損。乾道成男。坤道成女。凡女卦皆受損者也。凡男卦皆受益者也。損上益下。損下益上。此之謂也。巽乎水。

而上水。故為井。以木巽火。故為鼎。明以動。故為豐。豐者。光明盛大之卦也。剛上下而實。在具間。順中有物之象也。順中有物。必噬嗑。噬則合矣。故為噬嗑。噬者。有間而通之。卦也。上險下說。說以行險。故為節。柔在內而剛得中。說而巽。故為中孚。無妄。柔亦在內。可謂對矣。中孚者。至誠之卦也。無妄。則不妄而已。一陽陷於二陰。故為坎。坎者。陷也。內明水象也。一陰震於二陽。故為離。離。離也。外照火象也。水之為物。陷者也。火之為物。麗者也。推此。則震巽。以兌。可以類知之也。上火下澤。睽睽者。不合之名也。二女之卦也。火在水上。未濟。未濟者。有濟之道也。男女之卦也。水上火下。男女相逮之卦也。故為既濟。澤上火下。二女不相得之卦也。故為革。不相得而相違。革所以生也。以衆行險。故為師。上剛下險。以而健。故為訟。上動而下止。止而動。故為頤。止而動。頤之道也。上說而下順。故為萃。上巽而下險。險而巽。故為渙。渙者。離散之名也。巽而免乎險。則不塞。不困。下雖險。上巽而不健。則不訟。故為渙而已。困。剛見揜者也。在難中者也。不可以不動矣。塞。則難在前者也。不可以往而已。故彖曰。利西南也。順而巽。其進也。孰禦焉。故為升。止而巽。有止之道。故為漸。歸妹者。歸女之卦也。妹。少女也。少女為主於內。故曰歸妹。歸妹。女歸之。以其時也。故曰動而說。所以為歸妹也。陽在下。則動而進。故為震。進在陰上。已得其所。則止。故為艮。內柔伏。故為巽。外柔見。故為兌。此其文皆在繫辭。或彖辭。所不言。以其所言。反求其所不言。則知其所以然也。

或問復讐對曰非治世之道也。明天子在上，自方伯諸侯以至於有司，各備其職，其能殺不辜者少矣。不幸而有焉，則其子弟以告于有司，有司不能聽，以告于其君，其君不能聽，以告于方伯，方伯不能聽，以告于天子，則天子誅其不能聽者而為之施刑於其讐。亂世則天子諸侯方伯皆不可以告，故書說紂曰：凡有辜罪，乃罔恒獲。小男方與相為敵讐，蓋讐言之所以與，以上之不可告，辜罪之不常獲也。方是時，有父兄之讐而輒殺之者，君子權其勢，恕其情，而與之可也。故復讐之我見於春秋傳，見於禮記為亂世之為子弟者言之也。春秋傳以為父受誅，子復讐不可也。此言不敢以身之私而害天下之公文以為父，不受誅，子復讐言可也。此言不以有可絕之

以無可絕之恩也。周官之說曰：凡復讐者，書于士，殺之。

之法也。凡所以有復讐者，以天下之亂而士

有士矣，不使聽其殺人之罪，以施仁而使為人

之子弟者，讎之然則何取於士而祿之也。古之於殺人，其聽之可謂盡矣。猶懼其未也，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今書于

士則殺之無非，則所謂復讐者，果所謂可讎者乎。庸詎知其

不獨有可言者乎。就當聽其罪矣，則不殺於士師而使讐者

殺之，何也。故疑此非周公之法也。或曰：世亂而有復讐之禁

則寧殺身以復讎乎。將無復讎而以存人之祀乎。曰：可以復

讎而不復，非孝也。復讎而殄祀，亦非孝也。以讎未復之耻，居

之終身焉，蓋可也。讎之不復者，天也。不忘復讎者，已也。克己

以畏天心，不忘其親，不亦可乎。

碑解

孫何

進士鮑源以文見借有碑二十首與之語頗熟東漢李唐之
故事惜其安於所習猶有未變乎俗尚者作碑解以觀之碑
非文章之名也蓋後人假以載其銘耳銘之不能盡者復前
之以序而編錄者通謂之文斯失矣陸機曰碑披文而相質
則本末無據焉銘之所始蓋始於論議祖考稱述器用因其
鐫刻而垂乎鑒誡也銘之於嘉量者曰量銘斯可也謂其文
為量不可也銘之於景鍾曰鍾銘斯可矣謂其文為鍾不可
也銘之於廟鼎者曰鼎銘斯可矣謂其文為鼎不可也古者
盤盂几杖皆有銘就而稱之曰盤銘盂銘几銘杖銘則庶幾
乎正若止其文曰盤曰盂曰几曰杖則三尺童子皆將笑之
今人為之碑亦猶是矣天下皆鍾乎失故眾不知其非也
邕有黃鉞銘不謂其文為黃鉞也崔瑗有座右銘不謂其

為坐右也檀弓曰公室視豐碑三家視相楹釋者曰豐碑
大木為之相楹者形如大楹四植謂之相喪大記曰君葬
四縛二碑大夫槨二縛二碑又曰凡封用縛去碑釋者曰
相楹也樹之於壙之前後以縛繞之間之輶輻輳棺而下
用縛去碑者綴下之時也祭羔曰祭之日君牽牲既入廟
麗于碑釋者曰麗繫也謂牽牲入廟繫着中庭碑也或曰以
紉貫碑中也聘禮曰賓自碑內聽命又曰東面北上碑南釋
者曰宮必有碑所以識日景引陰陽也考是四說則古之所
謂碑者乃奠祭饗聘之祭所植一大木耳而其字後石者將
取其堅且久乎然未聞勒銘於上者也今喪槨令其螭首龜
趺洎丈尺品秩之制又易之以石者後儒所增耳堯舜夏商
周之盛六經所載皆無刻石之事管子稱無懷氏封泰山刻

石紀功者。出自寓言。不足傳信。又世稱周宣王。蒐于岐陽。命
後臣刻石。今謂之石鼓。或曰猶碣。洎嚴陵墓表。俚俗目為夫
子十字碑者。其事皆不經見。吾無取焉。司馬遷著始皇本紀
者。其登嶧山。上會稽。甚詳。止言刻石頌德。或曰立石紀頌。亦
無勒碑之說。今或謂之嶧山碑者。乃野人之言耳。漢班固有
泗水亭長碑。文蔡邕有郭有道陳太立碑文。其文皆有序冠
篇末。則亂之以銘。未嘗斥碑之材。而為文章之名也。彼士衡
未知何從而得之。由魏而下。迄乎李唐立碑者。不可勝數。大
抵皆約班蔡而為者也。雖安聖人述作之意。然猶髣髴乎古。
迨李翱為高懸女碑。羅隱五三升碑。梅先生碑。則所謂序與
銘皆混而不分。集列其目。亦不復曰文。考其實。文未嘗勒之
於石。是直以繞紉。雁牲之。而名其文。其孰甚焉。復古之事。

不當如此。貽誤千載。職機之由。今之人為文。揄揚前捨。謂之
贊可也。警彙官守。謂之箴可也。鐵石史闕。謂之論可也。辯析
政事。謂之議可也。裸獻宗廟。謂之頌可也。陶冶情性。謂之歌
詩可也。何必區之於不經之題。而專以碑為也。設若依違時
尚。不欲全拂乎。諛者。則如班蔡之作。存序與銘。通謂之文。
亦其次也。夫子曰。必也正名乎。又曰。名不正。則言不順。君子
之於名。不可斯須而不正也。况歷代之誤。終身之惑。可不革
乎。何始當家於頌。以涉道猶淺。嘗適野。見荀陳古碑。數四。皆
穴其上。若貫索之為者。走而問故。起居即張公觀。公曰。此無
足異也。蓋漢實去聖未遠。猶有古豐碑之象耳。後之碑。則不
然矣。五載前。接柳先生仲塗。仲塗又具道前事。適與何合。且
大噱。昔人之好為碑者。久欲登。揮其說。以貽同志。自念資望

至淺未必能見信於人。又近世多以是作相高而夸為大言。苟從而明之則謗將叢起。故蓄之而不發以生力古嗜學。偶泥於衆好其元又於何為進士。同年故為生一二而辨之。噫。古今之疑文章之失尚有大於此者。甚衆吾後樂因循而俾改作多謂其事之故然生第勉矣。而思之則所得不獨在於碑矣。

元

儉解

吳立夫

史有言周高祖儉者。高祖常服布袍寢布被詔天下庶民以止。惟聽衣綢綿絲布圓綾紗縑絹葛布九種餘悉禁之予謂高祖未嘗知儉未嘗知禁者也。大古之長民者欲齊其民於是國有異服之禁必使其衣服之不亦而從容有常然而齊

王之衣紫。鄒君之長纓。舉國皆從而效之。且至去衣紫斷長纓而後止。高祖之意固是也。乃以人主之至尊至貴布袍布被。自同於庶民。而矯誣於當世乎。然自元魏周齊之際。兵戈日尋。民物虛耗。高祖且欲以一儉率先天下。使凡奢侈過度者。皆有則國家之經費。民庶之藏畜。可以日趨於富盛。而無有不足。可謂善矣。誠求其如王者之政。是猶未得其本之說也。夫以天下九州之廣。生齒之衆。今之世去古遠甚。然而國家經費之務。常若不給。民庶藏蓄之資。亦或蕩然無所贏餘。上固不容不以儉化其民。而民亦當以儉而自化。雖然未也。當國初時。始得河北。即議宣課銀絹之數。河南猶未下。及下河南。而江淮吳楚實為財賦貢輸之淵。數猶未能隸度。支命將出師。運芻餽粟。宜若晝夜馳驅。民人困乏。不能供億。

然亦未聞上下以是而不足。天下一統六十餘載。經費藏蓄
兩無其實。又何獨異乎國初之時哉。夫漢自文景富庶之餘。
孝武承之。而益以侈大。東征西伐。則有費。修郊祀求神仙。則
有費。興土木造宮室。則有費。巡游般樂。則有費。卒使言利用
事之臣。疲民蠹國。海內空虛。及其末年。始欲務農重穀。以救
之。亦幸而有此爾。當今之世。一遵祖宗之成法。邊境無矢鏃
之警。宮庭無舟楫之飾。歲時常祀。亦未始欲講封禪而虛務
般游也。然而山林數澤。土力之所產。茶鹽酒醋。民業之所資。
一皆日增月羨。緣分縷析。而悉輸於上。西域之羊馬。雲南之
氈罽。青齊之絲纊。江淮之粳稻。又皆畢入於天府。而無所闕。
夫何大家亡資。中戶破產。小民罄。曾無衣食之所。國家上
下。終未得如文景之富庶。豈或猶有類夫孝武之空虛者乎。

當是之時。上欲常服布袍。寢布被。以一儉而化之。且未能化。
又從而務明上下服色之禁。自以為高祖之良法。善意復行
於天下。孰禁之哉。譚大夫之時。曰。西人之子。祭。衣服舟人
之子。熊羆。是裘。是故奢侈不法。每形於上。抒抽其空。日困於
下。人主不是之思。乃欲自苦其身。而往敷天下之俗。且曰。吾
以一儉率先天下。是墨子之道也。墨子之道。是貴聖人君子
之所得為哉。吾故謂高祖未嘗知儉。未嘗知禁者。是猶未得
其本之說也。世之議者。每究其本。蓋曰。國家經費之務必在
於抑橫政而節用。民庶藏蓄之資。必在於修農事而重穀。君
民上下貴賤一體。貧富相因。感之而民不徒於從化。制之而
民不徒於知禁者。蓋亦反其本矣。昔者齊宣王出獵於社山。
父老十三人勞王。王曰。父老苦矣。請左右賜父老田。不租。賜

父老無徭役閻立生獨不拜。宣王恠之。閻立生曰。臣聞大
來游。來勞大王。願得所欲於大王。今大王賜臣田不租。是倉
廩空虛。賜臣無徭役。是官府無使。非臣所敢望也。臣願大
選良富家子。有修行者。以為吏。平其法度。春秋夏。振之以
時。無煩擾百姓。則臣可以少得所欲。嗚呼。自高祖之良法。
善意。復行於天下。又必實之以閻立生之一言。則天下郡縣
之間。選廉。繼會平法。薄賦。且將以是為抑橫。政修農事之本
焉。是謂知本。是即孟子所謂無仁政不能平治天下者也。是
即吾所謂王者之政也。作後解以通之。

豢龍解

朱伯賢

龍非可豢也。豢非龍也。夫龍淵潛而天飛。能小大致雲雷。
澤下土。神變莫測。豢養何加焉。豢養得加之。則非龍矣。豢
入貢。由南海入廣。有物蜿蜒長七尺。魚身牛首。兩角鱗甲。牙
鬚鬣。具如龍。舟人以木窰窰其中。置海水以豢養之。將獻
京師。且曰。初為魚。網得之。去龍龜魚。龍然。吾固知其為非龍
也。天下大獸。五鱗之長為龍。而龍有神。不神不足以長物也。
羸之長為人。而人有聖。不聖不足以長人也。或以人為人。亦
也。聖斯全人矣。以龍為龍。非也。神斯全龍矣。人將不以聲利
惑。則龍不可以豢養。豢得故曰。人無慾。猶龍然。作豢龍解。

文翰類選大成卷百二十二

出天下大輝

京朝且曰

平身錄錄具

人貢由前世人黃

國朝

拙逸解

劉基

濶落先生蓬廬葺門徑不通人庭不容車與人言如不能
口。食已則卧衣敝而不能補帶結而不能解人皆笑之。以為
拙莫之與往來耀華公子過而問焉朱輪五十乘驪駢駢駢
困于枳枸之根登立而呼先生方熟寐矍然而起無能取于
其涂窺境墻而見客公子曰噫悲哉拙乎夫人之生。參天與
地。抱智含仁。挺為物先。出類超群。厥維上聖。飛龍九五。為民
立命。大賢以下。德各有倫。乃蜚乃翼。以臣以鄰。公侯伯子。岳
牧師長。下逮百工。農商藝術。巫師馬醫。莫不有能以用于時
吁嗟先生。獨何為乎。齒髮其茁。而立石其歸乎。先生不答。公
子趨翼而前。揖而言曰。楚國有鳥。三年不蜚。則冲天。三年

不鳴。則驚人。僕聞大巧若拙。今夫先生無乃是耶。僕也不才。五歲誦詩。七歲誦書。上貫三墳。下通百家。晨興習禮。宵坐肆樂。射御星曆。隸首所作。方程勾股。卜筮農圃。孫吳申韓。扁鵲。俞跗。九流六藝。靡不究極。總角而成。弱冠而升。為公為卿。躋于王庭。是故出則駟馬高車。前後塞途。入則大屋華堂。陳鼎擊鍾。銀鞍金絡。執鞭以候。僕者數百騎。通門列肆。待僕而食者數百家。政令非僕不行。法度非僕不立。禮樂非僕不作。訟獄非僕不決。軍旅非僕不治。庶民非僕不親。賓客非僕不悅。賢不肖非僕不能進退。君王之心。非僕不能一日安于山石廊之上。吾願與先生言之。先生俯而哈仰。高而嘆吁。却立而謝。客曰。公子過矣。吾聞鉛刀不可以割羊。朽鐮不可以樹墻。王良不驢。駑駘以驂服。而匠石不責。樸櫟以棟梁。公子過矣。萬

物並育。巧拙參焉。巧者為之。拙者隨之。天之道也。故請有之。曰。巧者拙之奴也。是故乾鵠拮据。鳴鳩養雛。蒼鷹搏鹿。螻蟻食血。由此言之。豈不信哉。是故仲尼多能。坐不暖席。墨却雲梯。走不黔突。豈有他哉。巧害之也。是故神龜焦于先知。渾沌死于鑿竅。原伯魯不獲承祀。而沈寗產寗之難。亦不與焉。巧之與拙。何得而何失哉。故大禹治水。手胼足胝。而虞甸之氓。皞皞熙熙。文王即功。日不暇食。而周野之蒙。不知帝力。亦獨何哉。巧與拙也。今予無所知也。而天下之慮。無役于予心。無所能也。而天下之務。無加于予身。起而食。偃而卧。順天之生。而無所矯揉焉。予之逸也。予之拙也。予又何所求哉。已矣。公子。君子巧之。小人拙之。君子勞之。小人逸之。彼巧而勞。此拙而逸。再拜謝客。塞門不出。

七儒解

宋濂

儒者非一也。世之人不察也。有游俠之儒。有文史之儒。有曠
達之儒。有智數之儒。有章句之儒。有事功之儒。有道德之儒。
儒者非一也。世之人不察也。能察之。然後可入道也。威以制之。
術以凌之。才以駕之。強以勝之。和以誘之。盛信以結之。夫是
之謂游俠之儒。上自羲軒。下迄近代。載籍之繁。浩如淵海。莫
不瀕其玄精。嚙其芳腴。搜其闕逸。畧其粗滓。約其枝蔓。引觚
吐辭。頃刻萬言。而不之止。夫是之謂文史之儒。三才以之混
也。萬物以之齊也。名理以之假也。塗轍以之寓也。雖有智者
莫測其所存。夫是之謂曠達之儒。沈鷲寡言。逆料事機。莫然
凝然。規然。幽然。漆之然。逮之然。察之然。獵之然。千變萬化。不
可窺度。夫是之謂智數之儒。柔拙專門。代異黨同。以言求句。

以言求章。以章求音。無高而弗窮。無遠而弗即。無微而弗撝。
無滯而弗宣。無幽而弗燭。夫是之謂章句之儒。謀事則鄉方
畧馭師。則審勞佚。使民則謹畜積。治國則嚴政令。服衆則信
刑賞。務使澤布當時。烈垂後世。夫是之謂事功之儒。備陰陽
之和。而不知其純焉。涵鬼神之秘。而不知其深焉。達萬物之
理。而不知其遠焉。言之以為世法。行之以為世表。而人莫得
而名焉。夫是之謂道德之儒。儒者非一也。世之人不察也。能
察之。然後可入道也。游俠之儒。田仲王孟是也。弗要于理。惟
氣之使。不可以入道也。文史之儒。司馬遷班固是也。浮文勝
質。纖巧斷札。不可以入道也。曠達之儒。莊周列禦寇是也。肆
情縱誕。滅絕人紀。不可以入道也。智數之儒。張良陳平是也。
出入機慮。或流譎詐。不可以入道也。章句之儒。毛萇鄭玄是

也。率合傳會。有乖墳典。不可以入道也。事功之儒。管仲晏嬰是也。跡存經世。心則有假。不可以入道也。道德之儒。孔子是也。千萬世之所宗也。我所願則學孔子也。其道則仁義禮智信也。其倫則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也。其事易知且易行也。能行之則身可脩也。家可齊也。國可治也。天下可平也。我所願則學孔子也。今指三尺之童子而問之。則曰。我學孔子也。求其知孔子之道者。雖斑白之人無有也。嗚呼。上戴天下履地。中函人。一也。天不足為高地不足為厚。人不足為小。此儒者之道。所以與天地並立而為三也。司馬遷以儒與五家並列。荀卿謂儒有大小。揚雄謂通天地人曰儒者。要皆不足以知儒也。必學至孔子然後無媿於儒之名也。然則儒亦有異乎。曰。有之。位不同也。三皇儒而皇。五帝儒而帝。三王儒而王。

皋陶伊傅周召儒而臣。孔子儒而師。其道則未嘗不同也。雖然。自有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孔子者也。我所願則學孔子也。

調息解

越西有仙華生。遯跡林垆。槁木其形。儲思於玄元之域。游神乎太清之庭。然猶慮夫尸蟲未戢。龍虎未攬。金鼎未固。流珠未明。悵鶴駕其已遠。慕行雲於紫城。於是謁玄素先生而叩之曰。吾聞粵之鑄。秦之廬。燕之函。胡之弓車。雖號淺藝。皆承師資。况以大道之粵。百靈之腴。琅笈有所秘瓊。簡有不書。先生葆乎玄則鍊乎真。滋幸啓其隱。為予詔之。玄素先生曰。上堪下輿。二氣與俱。漚鬱必第。鴻網傑池。運行不已。誠信以時。日以里記。九十萬餘。苟儻其素。災異絲髮。維人之生。法乾之樞。肖坤之儀。委清受靈。發神吐竒。晝動夜旋。綿延若絲。一萬

三千五百有畸執神之麾。斡精之義。其入則翕。其出則噓。莽
尔勿驅。迅焉勿馳。勿抗而宗。勿按而厚。純乎玄潛。益如春熙。
儻失其養。朋慮所逐。焦火凝水。淵淪天飛。恣睢無際。涉歷渺
游。斧斤日加。貞陽則罷。生方有志於玄學。蓋慎所之。仙華生
曰。息之宜調。則既聞命矣。敢問其出果何所始乎。玄素先生
曰。善哉。問也。夫千章之木。絲溶削纂。上摩雲漢者。以其根也。
百川之水。死潭膠盞。東達滄瀛者。以其源也。息之在人。也亦
然。離之幽之。如器斯盛。旭之許之。如橐斯鼓。不西不東。宅于
至中。離形特立。乃與道通。不下不上。泯然無象。潛與神符。豐
融肝鬢。所謂太乙之精。中黃之府。水火之塊。坎離之門。神靈
之所營。太和之所蒸。首於是而大凝。鄴鄂既立。陰陽闔闢。元
嬰載皇。與森裴羊。亦如如滿。惟于玄門。以九儀為車。以六氣

為轅。策玄應而週流。橫天地而長存。不亦侈且騫歟。然而神
有弗受人有所疑。上智聞之。力行弗隨。下愚聞之。斥以為非。
或流旁蹊。忘彼九植十架七基。八石六芝。烹煎鉛汞。津茹
脂。有一于此。命其殆而生。宜法乎自然而守之。以無為。仙華
生曰。質具陰陽。數分生死。譬諸晝夜。必然之理。若如先生言。
母乃與造化戾耶。玄素先生曰。子謂天地非陰陽耶。曷為不
見其終也。人雖藐然。與天地參。一氣乘之。並立而三。天地久
長。人胡有死。特所養者非其道尔。西河薊公。汝南爰支。九息
青谷。三鍊赤須。若斯人者。皆闕世靈。長而不少。衰燁火。遇風
其銷。必疾玄石沈淵。千齡不泐。嗇精歸室。久視弗惑。生不見
夫玉靈乎。閉氣內食。以存其息。浮游迴光。靡所傾側。况有至
靈而不物於物者乎。生過美生。過美仙華。生曰。先生之言。固

美矣至矣予竊聞之雨露之所潤功存度量君子之所志澤
及黔黎先生懷負明德進用明時宜拓化原以乘政機使陰
陽和而風雨若武功戢而文教施則其所調又不止一己之
私若是何如玄素先生蹶然而笑曰生言及夫物者也翩翩
乎旨哉仙華生退於是次第其語以書先生之軒

釋真解

貝瓊

或問予三皇何人也曰古聖人也曰其為聖人也奈何曰庖
犧氏闡天下之文神農氏興天下之利黃帝制器尚象以通
天下之變此為治者莫過於三皇也何如曰孔子不得如三
皇脩君師之職於是刪詩書正禮樂贊周易脩春秋以明綱
常於萬世德雖同而事則殊矣然則祀三皇於學以孔子配
之可乎曰不可以三皇為先聖以孔子為先師奚為不可也

曰又各有所當也按周禮凡六日道有德者使教焉死則以為
樂祖祭於瞽宗故文王世子皆曰凡學春官釋奠于其先師
秋冬亦如之若禮有高堂生繼有制氏詩有毛公書有伏生
皆先師之類也又凡始立學者必釋奠于先聖先師釋者曰
先聖若周公孔子其下云凡釋奠者必有合也有國故曰
蓋謂國無先聖先師則所釋奠者當與鄰國合若唐虞有稷
伯益周有周公魯有孔子則各奠之不合也是唐虞與周所
主先聖先師固無定名未有及於三皇也再稽之史漢魏之
王取舍各異周公迭為先聖孔穎互為先師唐武德間亦以
孔子配周公至夫子為先聖顏子為先師若周公制禮作樂
宜享王者之祀於是罷周公并孔子配以顏子高宗永徽中
又復武德舊制顯慶二年以長孫無忌言正孔子為先聖仍

以周公配武王。歷宋迄今。釋奠孔子。定為不易之典。是唐宋所立先聖先師。已有定名。未有及於三皇也。嗚呼。太古以來。人若禽獸。然寒無裘。者無葛。飢無木食。渴無谷飲。無五穀。以為養也。疾病相仇。無醫藥。以濟其天死。所處或巢。或穴。無上棟下宇之禦風雨。川游陸走。無舟車之安也。其事簡。其俗淳。結繩而治。無文字之可紀也。三皇繼作。而後人之為道始備。此眾人疑其不祀三皇矣。夫三皇宜祀。而不得祀之於學也。惟孔子當周之不振。憂道之失也。與諸子講於洙泗之間。以述三皇之所傳。故宰我曰。以予觀於夫子。賢於堯舜遠矣。莊有曰。自有生民以來。未有聖於孔子者也。孟子曰。孔子之所謂集大成也者。金聲而玉振之也。宜為百王之宗。主萬世之所法。所以祀之於學也。學始無孔子。朝惟魯有廟。然其教被

於天下。非一國所得專者。故天下涵祀之。自唐已然。虞夏商韓柳諸祀。可考矣。學之有廟。由孔子而建。則宜以孔子為先。聖顏子為先師。而三皇不預也。盛矣。我孔子之道。中國尊之。夷狄尊之。爵以文宣王。門列二十四。戟。冕十二。旒。服十二章。執鎮圭。巍然南向而坐。祭則牲太牢。樂大晟舞。六佾於庭。其所以尊孔子者。又豈以是為加歟。不如是不能稱其德。周太祖屈萬乘。過闕里。拜其像。又拜其墓。視漢之高帝。明帝。尤重其禮。論者亦不以為過。是貞觀之制。出於天下之公。而非一人之私見。閱萬世不可易者。今欲崇三皇為先聖。使居孔子之上。不足以褒其功。陪孔子為先師。使混于高堂生之列。適所以貶其德。故吾的然以為不可也。或又曰。古者祀舜于虞。禘祀禹於夏。學祀湯于殷。學祀文王于周。學舜禹湯文得以

祀于學而不得祀三皇何拘於貞觀之制耶。曰周王天下立四代故祀舜湯文王而三皇將祀之於何學歟。或進曰先生之言詳三皇孔子其道一也。崇孔子之祀當崇三皇之祀焉。以佛氏之苦空寂滅老氏之荒唐怪誕無益於人與國且崇臺廣殿擬於王宮法亦佛之禁短三皇之功及於人者如此而領之於鑿不亦褻乎。曰領之於鑿特主神農嘗藥之一事理固有未盡者宜定其制設官王之以豐其祀可也。祀之於學則非義矣。時余為國子助教過聞有以邪說言于朝破貞觀之制者既斥而不用夫余懼其惑人也故辯之。

